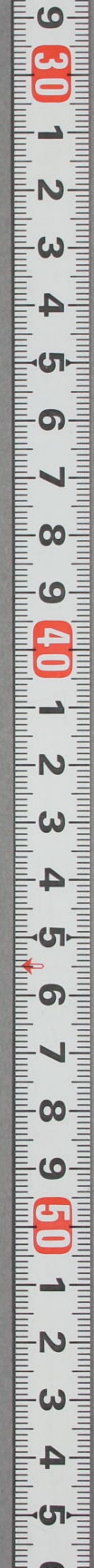




曲園叢書

14
484
63



484
卷 63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二

曲園居士

高玉新賈助之皆山東福山縣人於京師西單牌樓同
開豬肉店高行二賈行三各以行第相呼始極相得後
有違言積成讐怨某年某日夜漏將盡賈猶酣睡高執
利刃連斫之傷顛及頤登時殞命高到官自承不諱而
問官寬厚欲改故殺爲鬪殺免高之死乃微以言導之
曰汝兩人素相得何因口角細故頓起殺機邪高對曰
昨得一夢官怪其言不倫問何夢對曰昨夢賈老三來
云高二兄我死甚苦汝必爲我伸冤官察其聲非高之

言十一
聲也而高再三言之不已官曰然則斫下汝頭顱便可
與賈老三伸冤矣高搥頭曰搥頭二字見太平廣記卷四十二引逸史謝大
人明斷官悚然知附高而言者即賈之鬼也於是論高
如律

四川富順縣民婦李氏與傭工彭姓者有私李有子學
賈於外其婦未婚也而育於夫氏名曰順英李遇之虐
順英遂亡去有木工黃姓者留之以爲妻距其家百里
矣順英之兄自外歸不見其妹訟於官官拘李與彭問
之得其姦狀則曰是必殺順英以滅口也會其地三四
里外有陂池深丈餘浮一女屍兩手反縛縋以巨石其

面目爲魚所咬喋不可辨官曰是必順英李與彭大受
榜笞皆誣服獄成臬使蘇公廷玉疑之曰見屍之日距
李謀殺順英之日百有三旬屍未潰爛何邪是必非順
英執不可眾議皆以蘇爲迂俄而順英自歸已抱子矣
乃皆歎服而前所見女屍則莫知爲誰久之知有夫婦
同行中途反目婦投池死夫舍之去池主畏累以繩反
縛之將負至他處又畏人見遂縋石而沈之云此事見
蘇公所著從政雜錄蘇字鼈石福建同安人余謂李氏
之獄非得蘇公力持必有冤死者矣屍猶未辨而遽以
定讞可乎惟池中女屍恐別有故夫婦反目何遽輕生

婦既死矣夫必買棺斂之何遽掉臂而去邪此事大有可疑當時亦姑弗深求耳

光緒六年錢唐庫吏何培以徵收錢糧擅改科則爲鄉民所告巡撫譚公震怒執何培殺之事後有言培於五十歲時至天目山禮佛山中老僧語之曰居士來此大善既來此不必下山矣可作書寄家中處分家事留此與老僧焚修亦無須削髮且作靈山會上一優婆塞亦足遠禍全生也培不解其意應曰固所願也然家事甚多必須親自料理俟諸事麤了當再來耳僧搖首曰此去安得再來邪培歸未三年而及於禍此老僧蓋先知

之矣

咸陽文古玉字嚴山年逾知命而好學愈篤嘗游學浙東至黃巖游九峯山見紫雲峯下有洞嵒呀在絕壁間因攀援而上至則有門甚小僂僕入之中多蝙蝠色皆純白大有如車輪者行百餘步又有門半闔半開側身而入則風日清和平疇千頃時方秋杪其中氣候乃似春夏之交桑竹陰翳民居亦稠密惟道上行人稀少遙望數里有高山上矗霄漢循塗而往山麓有石坊刻篆文曰無可又之鄉卽於坊下小坐又掘衣而登可十餘里有一廟祀許由配以浚長問廟中人乃知近村

居民皆太岳之後也廟旁有酒廬因入沽飲見飲者甚眾皆衣冠都雅言辭高古不甚可解末坐一少年獨飲揖而問其姓氏自言王姓年二十四歲叩所學少年云僕幼無所知惟嘗用力於周易老子二書私爲之注亦未敢自信也問此山何名少年曰是名中天山高踰萬仞山巔有不死之藥四方奇花珍木無所不備有神人守之登高而望則東南大海西北河源了了在目然僕亦未嘗躋其巔也古玉甚異之時日已下春乃解佩玉付酒家爲質別少年而歸出洞門則依夕矣幸有月色捫藤引葛僅乃得下借宿於僧寺與僧言之僧皆欣然

欲往次日復尋舊徑則石壁千尋無復洞門矣乃以酒錢置石上而反及至寺有玉自溪水順流而下取視則卽昨留酒家爲質者也此事王子莊孝廉曾筆之書王姓少年必王輔嗣無疑太平廣記卷三十九引廣異記載麻陽村人事其所遇老翁爲河上公守門童子爲王輔嗣然則此等事古書固有之不得竟以爲虛誕也黃巖縣瀕海其民築塘禦潮有頭塘二塘三塘四塘五塘之稱俗語轉爲蕩自四蕩以下其地荒涼多鬼魅同治之末有人家娶婦成婚之次夕方讌賓客新婦忽起從後戶出家人尾之其行如飛竟越竹園而去釵珥之

類皆冒竹葉闕竹外有池撈漉無所得列炬四照見田
闕有女人足跡相距輒數尺斜迤從東南去窮所往得
之半里外溪水中已僵立而死此王子莊孝廉門人施
榕所言新婦之夫乃從學於施生者也

同治中臨海縣民比年癘疾過大暑不瘳乃於次年相
約爲送船之會亦其舊俗然也其船如商船之式船具
如桅檣舵艫用具如桌椅牀榻枕簟被褥食物如鷄筵
魚鰕米穀豆麥備禦之具如刀子槍礮無一不備惟盛
米之倍甚小僅受一升而數則以萬計皆邨民所施也
前大暑數日大建道場至大暑日送之出海聽其所之

俗呼爲大暑船嘗有海盜夜遇之以爲商船向之放礮
此船亦放礮禦之至天明始知爲大暑船大驚而去後
此盜船爲官軍所敗羣盜悉就俘無脫者又福建某處
有賣米之牙行一夜有叩門以米來售者擔夫數十人
至船中起其米達旦而米未盡米倍大如五石瓠荷者
肩爲之頽天明視之則小如盃耳有父老識之曰此臨
海大暑船中米也卽日疫癘大作禳之始已余從前客
休甯汪村時每年四月間有打標之俗亦所以逐疫也
糊紙爲船無物不具但皆以紙爲之耳焚之野外云送
之游西湖俚俗相沿可發一噱然亦有於徽河中親見

是船者昔有貿布之客曾附之至杭州至今紙船之尾
有一人負布而立手持兩繖如賈客之形蓋以識其靈
異也臨海之船竟是真船宜其靈異更著矣
王子莊孝廉居黃巖之柔橋其地有廟曰東阮祀晉阮
嗣宗或曰卽白龍山之神也道光甲午歲黃巖縣中盛
行花會花會者書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納之筒中
縣之梁閒名曰作去聲筒主之者曰筒官人於三十四名
中自認一名各注錢數投入櫃中謂之納花會所認之
名適合筒中之名則筒官如其所注錢數加三十倍以
酬之不中則如所注之數入錢於筒官老少奔波一邑

若狂因是又有降童之事降童者焚符降神求示機兆
也神依人而言所依之人謂之童身神降則童身自倒
於地口吐白沫俄而躍起竟登神坐謂之上壇於是眾
皆羅拜求神指示神輒示以隱語酬對既畢童身又倒
地如初謂之退壇人依神言射之往往有中者故凡納
花會者無不降童所降之神非一而小老爺尤著靈異
小老爺者俗言觀世音菩薩之弟也有人有所問必迴身
向內久之而後蒼蓋問其姊云柔橋之人卽降童於東
阮廟中小老爺甫降而邨民王廣榮忽自田間趨而來
則東阮之神憑其身矣小老爺倉皇退壇廣榮傳神語

責父老招致邪神褻瀆靈場父老皆叩搥不遑神自言能治人病由是問疾者麇至廣榮雖或耕於田樵於山賈於市而廟中有人問疾甫焚香默禱無不應時立至其人初不識字至是輒能爲人處方悉中冎窾有羣醫束手服神方而卽愈者由是香火日盛乃新殿宇門樓廊廡煥然一新皆取給於香錢而王廣榮者固不私一錢也當是時各村神廟俱有此等事然皆以花會爲主閉或賜方亦不甚驗惟東阮廟無敢以花會問者越一二年諸廟之神皆不降而東阮降神者垂三十年至同治甲子歲廣榮死始絕

王子莊孝廉於光緒丁丑歲六月十一日夢過其友張子遠所子遠示以襍文一卷內有崑說二篇其一乃王君仁堪所作其文云蓬萊方丈之間有神人焉造飛樓於瀛洲之溪距水尺咫藐姑之仙來游坐而濯足甚自得也邀赤松子同觀焉赤松子曰是太迫水宜升而高之於是神人崇其樓三尺王喬飛鳥而至曰美則美矣尙病其卑也於是復崇其樓三尺洪厓子曰高則高矣登樓而望方丈蔽其前所見不曠也於是復崇之三尺蓋距水逾丈而方丈之山弗能蔽矣俄有海舟過其下檣與薨齊不能進也於是神人又崇其址十倍蓋距水

十有三仞六尺有咫云既寤其文歷歷可記而莫測其旨王君者是年成進士廷對第一人也子莊曰此所謂巨鼈鼻鳳首冠蓬山者也王君大魁應其兆矣其字其外類并其中類亞不知何字夢中讀如倪音寶字書所無也子莊有枝言內外篇皆紀異之作以余徵求異事錄以示余余采取數則如此篇者與前所書文古玉事並不知其爲寓言爲實事也

翁君廣平字海村於戊戌之春客於乍浦偶步野外見眾人皆西走問之曰西海塘之外海臺出見也海臺者俗呼海市也因隨之往見塘外煙霧中隱隱有樓臺之

象其中有若宮闕者有若寺觀者有若民居市廛者有若驛舍郵亭者以千百計橫亘十餘里是時霧氣猶重未能悉見也少焉豁然開霽屋舍後起一複道如長虹有輿馬行其上而屋舍之簾幙卷舒窗戶開闔與夫士女之會聚燕飲或盥漱或櫛緝或坐而眺望皆歷歷可數也其東有平原若演武場有操弓矢者有執旌旗者騎而馳驟者步而擊刺者又有若大官鳴騶清道而至者其外又有若市井交易者負者戴者坐者趨者亦歷歷可數也稍遠又有若城郭者有若大船帆風而行者莫能窺其際矣俄而一峰突起有雲氣環繞之殷殷然

有雷聲其中忽湧出七級浮屠上插霄漢鈴鐸動搖光彩照耀而其雲氣之變幻莫能名狀也久之昏霧復起海風亦作所見之象倏歸烏有矣翁君有觀海市記余同年慕梅村之孫式昭字方子者錄以示余余撮其大略如此翁君爲震澤平望鎮人蓋在乾嘉間所云戊戌春者不知爲何年也

西湖南高峯之下有五老峰相傳有虎穴俗呼謂老虎洞然亦罕有遇之者道光某年有高氏於其地營葬百杵俱舉邪許相聞俄聞虎嘯聲甚厲眾皆奔走恐後工遂輟高氏患之募求能得虎者其附近有翁家山山中

人多膂力應募捕虎先用一木盆置大銅鏡於其中烈日照映光燄上騰若火起然於是山中之蜂飛集以萬計咸遺溺於盆中土人言蜂見火起輒來救遺溺所以救火也如是數日積溺盈寸乃捉一蝦蟆以溺少許著其身上蝦蟆中其毒跳一步而死則虎中其毒亦跳一步而死蝦蟆跳數步死虎亦跳數步死以是試之率不爽乃伏巨弩於虎出入之處弩末以蜂溺塗之一人升樹杪觀動靜又數十人執火鎗伏山下與之約聞山上爆竹聲則奔赴是日虎不出次日聞虎嘯聲有一佺鬼先出至伏弩所曰此不利於大哥卽移置他所又前行

樹上人俟其去遠下樹置弩如故復升樹而虎至觸機
弩發虎中其毒死俛鬼聞聲復還見虎已死仰視有人
在樹杪踴躍欲上人擊石取火然爆竹響振山谷山下
所伏人皆上咸發火鎗俵乃逃去眾人荷虎以歸高氏
厚賚之

汪圻字子封湖州人就館於宣化府偶小病月餘一夕
夢有人語之曰請速赴任夢中卽從之出肩輿已俟於
門荷之者四人其前亦有旗繖之屬俄至一處似人閒
衙署門塾堂廡規模畧具然頗隘小堂上設公案置印
其上贊拜如儀遂登公坐吏役參拜按籍呼名點以硃

筆事已退入內則小屋三間有二僕爲之執役須臾具
飯饌以四簋切豬肉作絲蒸鷄卵作餅餘則蔬菜其味
悉如人間飯飽之後一無所事旣無公牘披閱亦無吏
胥稟白視其印文曰八達嶺分司之印印雖在匣從不
啓用兩餐之後解衣就枕甫合眼遽然覺矣則仍在宣
化郡齋也是日仍病臥如常及夜而臥則又在彼矣情
景一如初至時如是月餘汪頗厭苦之乃語二僕曰吾
不欲來此得乎僕曰當問之吏胥已而來言曰官旣不
欲卽亦不强出藥二丸授之曰服之則不來矣乃吞之
忽如夢醒自是遂不復至而病亦從此若失後汪以巡

檢需次直隸嘗奉使至宣化過八達嶺有旋風起於車前疑其故吏猶來迎候也越數年又過之則無復斯異蓋日久浸疏矣

紹興有孫氏婦嫠也年且五十矣與比鄰徐叟通生一子不忍棄而婦有女已嫁亦早寡無子乃使女子之女甚喜託言得之育嬰堂者撫之如所出子五歲不能言而性甚悍年浸長恆操刀與母鬪女患之其母適至女以告時女之夫族有在坐者曰此兒本非已出又悍無人理養虎畜狼甚無謂也不如逐之母素愛此兒不信女言斷斷與辯兒忽大聲謂女曰我本爾弟也何得子

我母女皆失色族人以其素不能言亦甚駭異細詰之則復不語矣知其有異亦不窮究於是復留數年年益長性益暴而是時其母已與徐叟合而同居若夫婦矣女之夫族竟以此兒歸之二老二老亦受之不辭兒歸徐遂能言與常兒無異今尙爲木匠云

杭州清泰門外有士人徐彭宣者夜飲醉歸過社廟之前見廟中燈火輝煌人語譁異之入而覘焉見神坐堂上吏役環侍有按籍而呼名者階下鵠立之人聞呼則應各受一卷魚貫而入視其人多相識者欲窮其異因亦闌入其內見諸人列坐東西俄有人荷一牌自堂

而下牌上大書自寫履歷四字諸人見之皆蹙頰相顧曰難難有頓足搖頭口張而不能喻者徐意此最易事何足爲難遙望堂西偏有一人乃其兄也執筆而手戰欲書又止者屢矣喑曰豈吾兄善忘至此歟欲往語之而邏者將至懼爲所見乃循牆行至一處署曰受卷所中一人據案坐則其亡友曹某也曹見徐驚曰子何來此爲邏者所見奈何速匿此徐入因問其故曹曰所謂自寫履歷者使其人將生平行事爲善爲惡一一自書若無所諱飾是尙自知其過猶可姑容冀其悛改小有不實不盡則轉送冥司科罪不能生還矣已而繳卷者

紛集略一展卷率多惡而少善徐思其兄素號端人必無遺行及視其卷則曾姦一處女又嘗乾没人千金之貲皆平素所未知者未幾門啓諸人皆出曹急麾徐出曰及此不出卽不能出矣徐趨出履闕而仆則身臥廟廡東方白矣歸省其兄則夜閉寒熱大作昏不知人犁明汗出始愈因詢以冥中事兄茫然不知也微以所見隱事叩之兄大駭曰此十許年來未嘗告人者弟何處得之乃以社廟所見告因同至廟中立誓懺悔今其兄年五十餘尙在或神許其改過歟

王君半怡乃余門下士王夢薇廷鼎之祖也嘗乘舟經

太湖之符箕濃風雷交作黑雲四合有五龍鬪於湖中忽遠忽近俄去船不及半里湖水沸騰船隨風而上者數丈一落則水及於艫舟子驚號不知所措王君雖恐猶謂死生有命手據船舷以觀其變俄復有一龍至滿身鱗甲燦若黃金盤旋五龍之閒擺頷張鱗夭矯騰躍其時風雷益怒湖水皆立五龍皆不能敵有一龍向東南而遁捷於箭筈王君之舟爲其所攝竟與俱去約二十餘里至錢家漚一古墓前龍觸宰樹而墮舟亦墮地頭艫尾舳無不毀壞同舟五人幸無傷失龍仰臥墓上鼻隆隆作聲若甚憊者大雨旋至龍展轉良久奮身一

躍復冉冉騰空而去時已昏暮五人者與舟子努力前行遇男婦十數人面目不可辨問以途曰前有陸家社吾等皆社中人也可從吾投之因尾之行行五里許果見一村落及入村男婦十數人一時不見道旁有一廟叩門而入告以所苦僧止之宿且告曰君等墮舟處卽此村中陸氏之祖墓也王君私語同人頃所遇必陸墓之鬼不然此十數男婦何故於黑夜中冒風雨而行乎天明出廟見有十餘人荷畚掘過門前問之皆陸氏子孫也昨夜人定後聞叩門甚急啟視無有及寢又夢其先人語之曰墓域爲龍所毀宜急修理故今往修墓也

王君語人曰吾言信矣
杭州陳香豎四十無子忽夢至一處綠陰中有巨宅焉
四面皆樓碧窗朱檻繡幕低垂少艾者列坐其中臉檀
眉黛綺組繽紛疑是青樓徘徊不能去突有十數人麀
至樓下或執秉秆焉或執編管焉中一人持炬火指揮
使眾爇之一時火烈具舉焱焱炎炎諸女號哭有墮樓
者陳視其人則同學友周子權也急叱之曰君何得燔
人之屋力奪其炬復揮眾使退於是火熄樓中人哭聲
亦止而陳頓覺不解所謂次日走訪周欲告以夢至則
周適因齋前榴樹上有大蜂窠偶爲所螫命家僮以火

攻之陳悟所夢卽此也乃以夢告止勿火是夜陳復夢
數十女子拜於前曰君全吾族德莫大焉君善人必有
後矣陳五十歲後果得三子
錢唐朱振甫居十五奎巷光緒己卯夏獨坐樓上忽風
雨驟至朱起閉窗爲暴雨攝去家人無知者雨霽登樓
失朱所在見窗櫺有火灼痕遺一履於窗下舉家惶惑
大索至樓後隙地見朱已死胸次尙溫面目焦黑所衣
白布短衫蒼黑成紋似字非字似畫非畫皆莫之識扶
至牀上夜半而蘇問雷攝後如何情狀不能言也適其
家有病瘧者寒熱交作之時偶以衫覆之病若失遂異

而藏之自後病瘡及疫癘或爲鬼魅所祟得此衫無不立愈踵門來借者無虛日有餘杭某氏女祟於狐因借衫去甫入門家人卽見一物大如犬自竇逃出女在牀中聞硫磺氣神識頓清狐亦絕跡於是朱之雷衫益加寶貴庚辰夏三聖橋有許姓者其子忽得異疾白晝言動如常入夜則膚冷如冰始而寒戰繼以譫語其語率操北音索酒食索衣服玩好不與則詈罵其父母甚且毆擊如命以進則亦惟毀壞之而已每自言吾家世大富貴宮室如何華美服物如何珍異又曰某達官吾門下也某富翁吾奴隸也如是者嘵嘵達旦天明乃已問

之則云每至黃昏卽有一人面團而脰短手持冷水一盃潑我頭上遂昏然罔覺凡所云云皆不知也家人不堪其擾擬借朱衫以驅之則大罵曰吾乃天帝所使風伯雨師且聽我指揮區區雷燼之餘焉能嚇我邪粹其母之髮而毆之眾爲跪求始釋次夕有所親不謀於其家衷朱衫而至病者忽大喜曰今夕得免矣問何故曰此鬼縮小僅尺許匿東北隅股弁不止且聞硫磺氣甚烈豈室中有朱家雷衫乎其所親卽出此衫周麾於室病者曰鬼已入溺器中而沒矣自是遂愈

錢唐伊生娶妻楊氏光緒己卯鄉試之前妻忽得疾百

治不瘳一日作江西人口音曰予自江西奉真入府文牒來浙江辦闈差與汝有緣故寄居於此飢矣速爲具食家人知其狐也置瓜果焉卽剖一大西瓜食之而盡又食他果亦盡仍索飯飯至盡數器問之則曰下咽卽消不覺其多也家人患之而無如何亦時見其形一少年婦也習見之亦不爲怪時學使者方錄送遺才伊患不取問於妻妻曰必取但不高耳已而果然伊又問場中題目可預知乎曰不能再三問則曰君無憂焉吾亦當入闈必來相助及入闈無他異但文機頗不蹇澀旣出責其不助曰已助君矣問中式否曰恐未必也有虞

李二生伊之友也以闈中文質之曰虞君文中之豪李君文中之禪也問中否謝不知及榜發皆不售伊以告妻曰余早知之矣榜後蹤跡稍疏至第三日辭去從此遂絕而妻病亦瘳

李欽字又安四川新都縣學生與同學二人賃屋村中習舉子業夜聞几案有聲以爲鼠也晨起視之書籍筆硯皆有移動之迹每夜皆然疑有鬼物爲祟召巫禳之巫置鑼鼓於地俄而自鳴巫又削桃爲杙植於地上俄自拔起擊巫之頭巫無如何竟逃去遂不復禳一夕聞有磨墨聲李大言曰爾旣磨墨必能作字爾究何怪盍

書以告我明日視案上大書吾土地也四字至夕眾乃祝之曰爾既爲土地之神廟在何處書云在某處土阜中如言發之果得一神像眾乃集貲爲建小廟安神像於其中已而案上仍有聲眾曰神必與我等有緣能吟詩乎及旦果於案上得詩二章頗秀麗可喜乃和其詩寫而焚之自是日有酬唱之作眾曰雖見翰墨未接言談能與吾輩共語乎室中忽有聲曰可然須滅燭於是夜閒欲與神語輒滅燭神雅善談論經史異同文章得失下而醫卜星相江湖術士之學無不通曉兼之勸善規過言近指遠眾皆歎服以爲益友遠近聞風暮夜咸

集有問疑事者有乞書畫者皆如願而去如是年餘眾曰吾輩可謂神交矣然不覩風采終爲恨事能使一見乎曰然燭卽見乃然燭而三人者所見各異一爲中年人勝國衣冠一爲老年人服 本朝一品之服一爲少年人巾服如明代諸生一見之後其象卽滅仍滅燭而與談眾又曰旣見風采益深敬慕君居何處可許一往乎曰可遂與定期及期諸人就寢夢步出村中行半日許便非復蜀中山水觀其風景如在燕趙之郊乘車而行薄暮始到朱門洞開綠陰匝地廣庭之內鶴舞猿吟有老翁延客入款接殷勤陳設富麗次日又張筵以宴

言十一
七
之佐以音樂席上果品皆北產也老翁各取數枚以贈
置懷袖中又次日仍循原路而歸至所居始覺以爲一
夢歷三日矣問之家僮不過是日晨起稍晏耳懷中之
果纍纍皆在境雖幻而物則真咸異之然自此神竟不
復至李晚年以醫游公卿間頗有聲爲人言其事甚詳
此其大略耳或曰土地之神必不如是殆狐魅託爲之
理或然也

日本國人多嗜食鰻然雖嗜之又甚畏之曰是有靈異
能爲祟故不敢自殺凡啟酒肆者必多畜鰻以供人之
求代之操刀焉嘗有醉客三四人夜款酒家之門時已

三更肆中人皆睡矣客從門外問曰有鰻也無所畜之
鰻於水中同聲答曰無主人大驚至天明盡縱其所畜
之鰻卽日改業又一酒肆善烹鼈享其利有年矣所生
子女手足皆短小不滿三寸厥形如鼈彼中人皆云殺
生之報也又有鬻豆腐者其主婦憎一狗沃以沸湯狗
體糜爛叫號三日而死時婦已孕及期生一女自右額
至右耳生黑毛長五六分鬚之復生今已嫁矣毛則如
故人多見之者與狗毛無異
莊邨翁日本人談者失言其姓名不能知也有一奴性
剛暴曾於竹林中得一野鷄之卵拾歸煮食之夜分聞

奴號叫之聲翁以爲中其毒往視之則有一蛇長六七尺盤繞膺背聞奴力解不能脫乃以刀斷之天明復煮食其蛇後竟無他世傳蛇雉相交是生蛟疑此卵雉母而蛇父故蛇來求其子也
日本有老嫗畜一貓甚愛之而貓極饞鄰池所畜之魚爲其竊食無算鄰以嫗所愛忍弗言一日嫗攜貓至佛寺寺有武夫寓焉方招客會飲酒肴已陳以客未集故未就坐貓登筵大嚼杯盤狼藉武夫怒甚拔刀殺之嫗聞貓死走來抱貓而哭忽中風疾手足痿痺寺僧送之歸嫗自此日夜號叫近聽之尙如人語遠聽之儼如貓

鳴三日亦死

日本有鬻蔬果者夏日梨熟晨起至園中採之有一蛇盤繞梨樹逐之不去乃取巨石擊之中其頭立死及還至家其長女呼曰有數蛇追逐我甚急然其身畔實無一蛇知所殺者爲祟乃招佛會之友環而誦佛號使女坐其中良久蛇果不見眾方欲散而次女又啼呼如長女復環而誦焉次女曰蛇已去矣而三女復然因誦佛如初蛇乃絕跡遂無他異按所謂佛會者中國多有之聚男婦數十人同聲念佛竟日而罷不謂彼中亦有此風也

日本人多食河豚而死者俗云中河豚毒者埋土中一晝夜必活然未之驗也有一漁師食河豚而死其家極貧鄰里之人醵錢買薄棺斂之舁而置之郊外厝屋厝屋者爲小屋於曠野賃於人以停棺吾浙杭州城外多有之謂之攢基卽此類也夜半死者忽蘇而身已在棺中幸棺甚薄力掀其蓋以出聞戶外人聲誼雜窺之則數人席地而博思借燈火歸家乃啓戶而出博徒見之以爲鬼也大駭四散而走所遺銀錢之類狼藉地上不暇收拾漁師盡懷之以歸

日本有嫠婦甚貧節衣縮食垂三十年積銀四十餘兩

人或假其銀三十五兩行賈於外俄而婦死婦故有一女鬻於人爲婢婦死之夜其女夢母來告之曰我已死矣有銀四十餘兩除某人所假外尙存十餘兩在牀下汝宜速往取之毋落人手女驚哭而寤卽還母家果於牀下得銀如數而假銀者在數百里外亦夢婦來言曰我已死矣所假之銀必歸之吾女勿與他人寤而訪之知婦果死不敢負歸所假銀於其女

日本西京有所謂平野巫者皆婦女爲之各有一木匣方一尺許從不啟以示人不知其中何物也能招死者之魂與生人問答嘗有鄉間一女子與鄰舍少年通生

一子父母恥之蓄其子而鬻女於西京仕宦家爲婢居無何女死父母如西京取其喪檢箱中少一衣疑爲人所竄又以女死不及面訣亦殊念之乃謁巫者請招其魂巫焚香燭祈於神倚匣若睡久之爲女語謝其父母問衣所在曰此在家中某箱內固未攜來也又曰吾兒腎囊不必醫治十三歲自愈蓋其子腎囊大如瓠後至十三歲果縮小如常衣亦果在某箱內悉如巫言日本某氏婦因病而死半夜忽蹶然而起步向後房眾大驚疑其復生或曰是屍變也皆從其後以觀其異婦至後房抱一篋而倒撫之其體如冰候其口鼻了無出

入之氣未嘗生也發其篋亦初無珍異之物惟有書一函讀之乃知婦生前曾與一人有私此書卽所歡者詒之婦雖死而一靈不昧尙念此書在篋中必爲人見欲自毀之而力已不能適以自發其覆可哀亦可笑矣日本有小村聚名曰長澤有渠水貫其中水極清而深不過五六寸村人某夜行聞渠中有人言笑以燭燭之則其鄰叟也不解衣而浴曰快哉快哉惜水太冷宜益以熱水知其遇鬼扶之歸家始如夢覺問其故曰有人邀我飲於酒肆飲畢復邀我浴於浴室甚覺暢適稍嫌水冷耳

日本有一處松樹成林廣袤可二里許吟風嘯雨不見
天日曠無人居亦無稻田蔬圃遂爲狐魅所聚處曾有
人過其處見一狐出自草間採野花插頭上拾落葉化
爲衣被之而行宛然一好女子也其人從之行見此女
入市出錢買物因從後呼曰此非人乃狐也勿爲所惑
俄有人擊其背甚痛女子卽不見市人視其錢乃樹葉
耳又有農夫入市買魚肉諸食物盛以竹筐攜之而歸
過此松林見有兩人斷斷爭論問之曰吾兩人拾得銀
券分之不可故相爭耳農夫曰何不易錢而分之兩人
曰吾儕未嘗入市未知何處可以易錢請君攜此券入

市易錢而歸當分而爲三吾兩人與君各得其一農夫
大喜乃置筐於地曰我入市易錢君等爲我守此此地
多狐魅勿爲所竊也兩人曰諾農入市以券示人則一
枯葉也大驚卽走還原所筐中之物已空兩人者俱不
見張皇四顧杳無人跡

日本國神佛之廟皆有靈牌其製以紙爲之大者六七
寸小者三四寸上書某神某菩薩名號國人咸佩帶之
謂可以備不虞名曰守護劄當我朝同治六七年間
其國中一日大風有物漫空而下如雪花之飛舞及墜
地視之則皆靈牌也又有銅石佛像及金銀銅錢亦襍

其中而下其錢皆在花木之上人家花盆中亦往往得之黏著枝葉搖之不落一時舉國若狂人家皆構神壇結神會男服女服女服男服鳴鉦擊鼓走於通衢呼曰豈不好乎豈不好乎老少奔波填衢溢郭如是久之始息又有人家子弟或五日或十日不歸其家歸而問之則曰有僧招之去從某山過某山至某山率皆高山峻嶺其所至之某山則必素有神廟者也計其程則一日必行千餘里蓋飛行於空中也俗云此天狗所爲天狗者彼中相傳多在深山窮谷古神佛之靈場其形如人衣僧衣執羽扇鼻準高七八寸背有翅又有所謂木葉

天狗者背如鳥手足皆四爪背亦有翅如中國所傳雷神之形賞善罰惡其所司也審爾則是神矣不知何以呼爲天狗而是時且爲人崇又不知其何理也被國倘有五行志此等事在所必載矣

史記天官書云海旁蜃氣象樓臺日本國越中州有魚津港港中往往見此象每當天色朦朧忽然而見其色如淡墨橫亘空中始止一層須臾又見一層或二三層城郭樓臺望之了了亦有車馬馳騁其中人物悉具瞬息變幻千態萬狀然必無風乃可有風卽滅矣其地兩山環合海氣凝聚故成此象若外洋則未有見之者余

前記翁君廣平觀海市事茲聞日本人言蜃樓故又記之惜不及翁君所記之詳也

日本國筑前州海中每有火俗呼之爲不知火余謂此不足異海賊所謂陰火潛然者也又其國敦賀港中每歲除之夜必有神火浮於海面者三其光流走儼燭不定往來甚速至丙夜則尤盛土人謂之龍燈每歲皆然不增不減此則可異矣以上日本諸事皆本其國人吉堂所錄吉堂姓東海氏名復在海外曾讀余所著書及至中國知余有右台仙館筆記之作錄此十數事託余門下士王夢薇轉達於余因粗加潤色而存之余詩所

云舊聞都向豪端寫異事兼從海外求洵不虛矣夷堅志云平江市人周翁瘡疾不止嘗聞人說瘡有鬼可出他處躲避是宋時已有躲瘡之說光緒庚辰初冬余在右台山館從者余德病瘡閒日一作三作之後又屆當瘡之日余德黎明卽起採桃葉七瓣置諸髮際望東三揖卽趨出走蘇隄第一橋而至淨慈寺遂游雷峰塔內將髮際桃葉取出摘草束之置諸地祝曰爾曹居此我去矣祝已徑入城中買酒飯飲食醉飽薄暮而歸瘡果不作是竟被躲過矣然氣血壯盛者方可用此法否則未有不增劇者也

玉篇躲丁果切身也不知何以有躲避之義

余四歲時自德清南埭舊居遷臨平之史家埭賃戴氏樓屋三間以居其東廂樓版下橫木截斷其一又以小方紙書數字倒黏壁上不知誰爲之亦莫知所自始余家居此凡十二年一無怪異惟有孫氏子來其人甫踰十齡有羸疾坐室中見有一婦人自東廂徐行至後屋衣籃布衫黑布裙孫問此何人時太夫人與同坐不見也孫固言之太夫人往視杳無所見笑曰汝眼花耳孫逾年卽卒始衰徵歟

余外家姚氏居臨平之聚山港聽事楹東西有廂太夫人嘗於夜分從西廂至東廂一小婢執燭以先見聽

事欄杆上有一婦人凭而玩月太夫人問何人不應近之不見乃與執燭之婢同索之聽事虛無一人其時內室之門皆闔亦不能他去疑其鬼也余內子姚夫人生平見鬼尤多其仲姊適戴氏戴氏居湖州夫人往省之時甫十餘齡未嫁也一夕見屏後一人行走衣聲絳繚聽之了了視其面貌則其仲姊之兄公也歿數年矣從容登樓而去夫人自言所見之鬼未有如此親切者後余家僦居臨平乾河沿陳氏之屋夫人於此屋恆有所見不爲余言至同治壬戌歲余家附火輪船北行至天津避寇夫人見舟中高處有鬼無數或坐或臥意鬼亦

附海舶北行避寇歎余百哀詩有云海舶飄零賦北征
未勞魑魅便逢迎如何眼底分明見人鬼居然共此行
紀其事也及吳中春在堂成遷入居之語余曰此屋平
安吾無所見余嘗與門下士馮夢香孝廉言之且云內
人秉質素弱此卽其衰徵也馮曰不然鬼本在天地之
間與人竝行而不悖人苟秉氣至清眸子瞭然則自足
以見之其前之有所見也非衰也乃其盛也後之無所
見也非盛也正其衰也夢香之言如此或亦一理乎余
神識早衰近益昏眊雖視人之鬚眉且不甚了空其不
足以見鬼矣

余兄子祖綏字履卿先兄福甯君少子也光緒丙子歲
舉於鄉距先大夫於嘉慶丙子登賢書適花甲一周亦
科名嘉話也出榜前一日內子姚夫人於吳下春在堂
夢先大夫自外至七品冠服如生時內子迎問之曰吾
將謝恩向汝姑借朝珠耳其時太夫人猶在堂也內子
寤喜曰履卿中矣余百哀篇有云阿買聰明素所憐秋
風喜賦鹿鳴篇先君入夢分明甚來借牟尼一串圓紀
其事也先大夫易簀時以七品冠服歛無朝珠今借珠
於太夫人七品而挂朝珠或仍用樾翰林封典乎是時
先大夫已受二品封豈仍以翰林爲重歟

道光戊申年余時館於休甯汪村是年秋冬閒附近數
十里中每夜有鬼哭聲無人不聞之然余竟未嘗聞也
生平於鬼不聞其聲不見其形惟咸豐庚申年避兵至
上虞舅氏姚平泉先生爲上虞校官新捐館舍其家猶
居署中止余宿於花廳至三更時睡眠矇矓見一婦人
趨而過夜深安得有此或是鬼歟光緒己卯年內子姚
夫人卒余感念不已冀有所見而竟杳然雖每夕必夢
然止是周禮所謂思夢耳非果其魂魄之入夢也庚辰
歲余獨宿右台仙館中夜不成寐力行余所謂枕上三
字訣見俞樓甫欲交睫輒爲一蠶所擾余甚苦之念近

來飲食減少精神衰甚惟恃夜枕尙安故尙可支持若
今夕不寐明日必大委頓矣俄而蠶又集於面余正無
如何蠶忽嚶然一鳴若被人擊者從此寂然余歎曰夫
人有靈爲我撲殺此蠶矣

余家於咸豐戊午己未閒賃居吳下石琢堂先生之城
南老屋屋有五柳園頗具泉石之勝園西南隅有小樓
三間或言有狐居之然余輩時往來其上無所見也時
蓄一小犬毛長被地尾短足庠形狀可喜性又靈警聞
呼卽至姚夫人極愛之一夕忽失犬大索不獲疑自犬
門逸出咎閻者失於伺察閻者力言未見其出次日清

晨園門甫啓犬卽躍出蓋在園中也然是夜實於園中
徧索之何未之見歟疑爲狐所匿殆知人愛此犬聊與
爲戲耳庚申之亂余舉家出奔每一人登輿犬必送至
輿前夫人猶命守屋者善視之及城陷犬與守屋者俱
死余後與吾兄福甯君言之且曰是皆死於其職者也
福甯君笑曰然則宐有卹與余曰宐之余有憶舊游詞
後半闕云金閨更回首只蔓草荒烟碎瓦積牆碧血埋
何處歎蒼頭黃耳都化燐光所以褒贈之者至矣
仁和臨平鎮有永平庵道光某年忽傳庵中地下磳磳
有聲一時人皆往看市廛爲空或曰其中有寶物或曰

是將出蛟余時年尙幼聞之惴惴焉一兩月後往看者
日少人言亦稍息後無他異然究莫明其故不知向來
如此至是始爲人覺邪抑向不如是而是年忽有聲也
有議掘而窮其異者然皆畏之莫敢發也至癸卯鄉試
之年余讀書庵中問之於僧僧導至此室中空乃泥地
旣無甃石亦無木版以足蹋之厥聲隆隆如搗大鼓疑
其下必空也兵燹之後此庵已鞠爲茂草想瓦礫之中
足音久絕亦不能更發此聲矣
郎沛昌仁和之臨平鎮人居忽得無名氏一書言臨
平山之麓景星觀之後有石如蝦蟆形其下有藏銀無

數非君手開不能得可於某日某時親至其地發而取之郎以爲譎語不信也越日又有人叩門送一書至所言與前同視其人不之識問何處得此書曰途遇一人託我寄君不知所自來也恩恩辭去於是所識者咸謂郎曰既有此異試一往何傷乎郎從其言屆期荷鍤而去至其地扣之果得銀甚多而郎未攜筐筥之屬無以盛之乃掩以土而至山下人家借得一畚負之上山遇數人似薪采者各荷一節以下亦未及審視及至所發之處則已空矣乃悟前數人所負者卽是也郎發之而不能得之然不經郎手則不能發此數人者必知其故

其兩次致書卽是數人爲之也莫測其爲何理矣
杭州真院之後有鴨兒五聖廟其旁有一破石白廟僧棄薪蒸餘燼於此閉或宿火於中以供人昏暮之求附近居者咸便之雖雨雪之日未嘗絕火亦莫知其所自來皆以爲廟僧置之而已有毛翁者其家相距不遠旦夕經由其地必就之喫煙日以爲常一日忽失白乃其異之廟僧因曰是白本可異吾宿火其中亦偶爾耳或三五日一置之或七八日一置之何以終歲不斷乎於是其疑此白爲寶物然莫可蹤跡矣毛翁之子曰永孝字葆園爲余言之葆園幼時猶見此白也

同治元年余在天津忽喧傳鄉間有母殺其子女者云其母嫠也私於人懼爲子女所覺謀殺之以滅口其子甫十歲讀書村塾微聞其謀日加午塾師縱諸徒歸就食是子懼不敢歸師不悟其意謂其年幼獨行或有所畏親送之至其家已而諸童食畢咸集此子不來師往其家問之則已與兩姊俱死矣大驚問故母言語支離師迫而驗之則皆扼吭而死形迹顯然乃聞於官官鞫得實怒其淫毒械姦夫姦婦而徇於市余適呼刀鐮之工爲余櫛髮問此事信乎曰信汝見之乎曰見之此婦長身白皙然目大而顴高固非良婦也次日有同鄉孫

君自縣署來余因詳詢其顛末孫曰安有此事昨日縣令以公事下鄉至今未返縣中寂無一事安有此邪余不覺爲之失笑東坡云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此事余雖未目見實已耳聞且所聞之人自云目見言之鑿鑿當不妄矣而竟屬子虛烏有市虎成於三人天下事大率類此移時乃蘇曰頃見一偉丈夫面黑色儂而入高與樓屋齊吾憐甚幾喪魂魄其事見侍郎所自譏王太夫人行略余戲謂史傳所載有黑面僕射有黑王相公君夙世爲誰歟侍郎曰不然此黑丈夫必爲我者我前生是一女子君如不信視吾耳猶有穿痕

同治元年余在天津忽喧傳鄉間有母殺其子女者云
其母發也私於人懼為子女所覺謀殺之以滅口其子
甫十歲讀書村塾微聞其謀日加午塾師縱諸徒歸就
其是子懼不敢歸師不悟其意謂其年幼獨行或有所
人天下事大率然也而諸童食畢咸集此子不來師往
見言之變變當不妄矣而汝謂子盪息津市與汝汝三
而平此津余雖未目見實已耳聞且汝聞之人自云目
不覺為之失笑東越云津不目見其間而亂測其言無
命以公事不暇至今未返鄉中窺無一事矣言此則余
自淵嘗來余因藉儲其顛末然曰史言此津非日淵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三

曲園居士

彭雪琴侍郎生於嘉慶二十年十有二月其時風雪嚴
寒母王太夫人臨蓐四日不產瀕危矣忽有大風發窗
外室戶自闕燈燭俱滅人皆驚仆太夫人亦暈絕於牀
俄而侍郎生太夫人移時乃蘇曰頃見一偉丈夫面黑
色僂而入高與樓屋齊吾悸甚幾喪魂魄其事見侍郎
所自撰王太夫人行略余戲謂史傳所載有黑面僕射
有黑王相公君夙世為誰歟侍郎曰不然此黑丈夫必
衛我者我前生是一女子君如不信視吾耳猶有穿痕

然余視之亦殊無所見不知侍郎此言何據也
安徽鄉間有陳氏孀婦以夫弟逼嫁雉經而死詭言病
死無發其事者時衡陽彭鶴臯先生方爲其地巡檢司
卽雪琴侍郎之先德也適以事至郡中侍郎母王太夫
人獨居廨舍一夕忽聞有婦女呼號之聲如曰冤苦初
不爲意而累夕皆然有乳媪楊微聞陳事曰得無陳氏
婦乎太夫人祝曰誠是也宜三呼果聞呼聲三已而風
颼颼從木末過遂寂先生歸太夫人白之密訪得實聞
之上官論如律此亦見侍郎所爲行略中惟先生始官
懷甯三橋鎮巡檢後調合肥梁園鎮巡檢此事不言地

名不知爲何地也

江西鄱陽縣民葉佐恩娶同縣徐姓寡婦陳氏爲妻生
一子曰福來佐恩死遺腹又生一子曰福得陳氏不能
守贅同縣嚴磨生爲壻磨生與陳氏居葉氏者五年始
偕妻挈其前夫之二子以歸葉佐恩所遺田二畝歸嚴
磨生耕種以養其二子屢荒於水衣食不贍而福來亦
已九歲矣乃送至坑下村徐茂拐子家使學習裁縫每
年與錢三千四百未幾又送福得至坑下劉光裕家爲
之牧牛其地距嚴氏所居曰車門湖者四十里光緒三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磨生至坑下村接福來福得回家

度歲二十六日晨起蓐食而行福來負藍布袋內盛洋錢一銅錢千福得負白布袋盛米數升行至塲上亭遇雨而磨生又發痰病乃於亭中少息適遇雷細毛者擔兩籠而至雷亦坑下劉氏之傭自劉氏歸其家其所居與巖相近也磨生曰我病不能興當使二子從君先行我小愈卽至乃以錢米并置雷之籠內雷與二子俱行至鴛鴦坵語二子曰我與若至此分路若可坐此待爾翁偕歸我去矣反其錢米於二子而歸而磨生猶卧亭中久之病愈雨止天亦薄暮乃走閒道徑歸其家已逮乙夜矣問其妻知二子未至次日使巖復佯走問雷細

毛知在鴛鴦坵相失求之鴛鴦坵左右無有也上灣林有歐陽六毛者言於二十七日遇二稚子問途約略指示之然問途之後亦不知所之又有汪同興者啓布肆於路旁言二十七日有二稚子因饑餓向汪索食汪飯之而去問飯畢焉往不知也問有見者無曰有歐陽發佯者適在肆中二子出亦出或當見之二十八日乃始得二子之屍於陳公坂福來傷於顛傷於耳傷於咽喉福得并傷於腎錢米俱在無所失陳公坂距車門湖二里而近莫知爲誰所殺或曰歐陽發佯也或又曰歐陽絲林也於是巖磨生乃以歐陽發佯歐陽絲林殺其二

子控於官而葉氏之族則曰是嚴磨生利其故父所遺之田而自殺之也亦控於官訟久不決光緒四年余親家翁彭雪琴侍郎巡江至饒嚴葉皆具謀訴於行轅發饒州府訊之六年夏侍郎至江西省垣中丞以下咸迎候於滕王閣而嚴磨生之妻陳氏又以前事訴前馬者斥之則自投於江侍郎急命拯之起受其牘言於中丞而豫章諸大吏久知其事咸疑嚴磨生實殺二子謂二子年幼必無讐殺者若利其有則何以錢米俱在是其繼父殺之無疑也故當侍郎未至之先已命移其獄至省中治之而鄱陽令汪君以誠者賢令也初下車歎曰

境有此獄而卒不得殺人者主名上爲大府憂焉用縣令爲時案中人證咸羈管縣中汪君密使偵者於諸人一舉一動一語一言隨時伺察至是年五月民間傳言彭侍郎巡江且至將親臨郡城審斷冤獄而歐陽發仇聞之卽自疑頗向丁役探問消息是月十六日侍郎至先是有浮梁沈可發私刻木印僞造執照自稱曾在侍郎營中侍郎提審得實卽以軍法斬之而歐陽發仇愈懼其夜夢中嚙語連稱不好者再汪君得其狀知殺人者必歐陽發仇矣乃於密室供城隍神之位而禱焉夜夢至一處聞屍臭而不見屍有一人以身覆之視之歐

陽發仇也及旦躬率諸囚詣神廟而訊之謂歐陽發仇
曰爾實殺人神已告我矣發仇雖不卽承而神色大變
越日又訊於城隍廟諸囚皆號哭求神明昭雪歐陽發
仇無一言夜將半則大呼曰吾不敢欺神明請吐實蓋
鴛鴦垠距車門湖尚三十餘里二十六日之夜二子宿
於鴛鴦垠之社廟中明日前行遇歐陽六毛而問途焉
又前行飯於汪同興布肆而歐陽發仇見其幼稚可欺
欲誘至他處而買之乃追及之而與之同行且請爲導
導至己家宿之牆外土室中雖其家人無知者二十八
日平明復招之偕行行至陳公坂則離車門湖近矣福

來已識之登山而望見其村不肯與歐陽發仇偕歐陽
發仇強挽之則大罵乃痛毆其頭面又扼其吭而死福
得走且呼曰殺吾兄矣蹴以足傷其腎亦殺之發青白
二布帛見錢與米棄之地不取蓋恐以此爲人所蹤跡
也汪君鞫得實卽馳白侍郎侍郎時在焦山自然庵讀
之狂喜手批其牘有云數年鬱結爲之頓釋望空遙拜
爲兩冤魂叩謝賢令君天下多覆盆而有司安得如此
盡心歟又不禁感慨係之其年侍郎來吳下知余有筆
記之作以全案示余乃錄其略如此

宋大觀中吳興邵宗益剖蚌得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

左顧衣紋畢具見天中記引藝苑又宣和中溧水人俞雌黃余未見原書集於蚌中得觀世音像旁有竹兩枝菩薩相好端嚴冠衣瓔珞及竹葉枝榦皆細真珠綴成者見夷堅乙是蚌中見佛菩薩象記載有之彭雪琴侍郎於甯波普陀山得蚌殼二皆有佛像以其一施焦山自然庵攜其一至蘇州余得見之佛像凡十有二左三右五中四分列三行其像皆如佛寺所塑彌勒佛然眉目有笑容手有指腹有臍無不酷肖亦一奇蹟也徐花農庶常曰金剛經有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之語是蚌所孕正可謂之三四五佛矣

彭雪琴侍郎幼時讀書於衡陽之石鼓書院有蕭滿者少負才氣工爲訟牘然意在扶弱鋤強非挾鄧思賢之術以牟利者也中年以後乃大悔之改而習道家言善敕勒之術且好扶箕其扶箕也必與侍郎俱蕭滿止能焚符召仙而運筆於沙盤作字則皆侍郎爲政其言乃侍郎自以意爲之然往往曲中間者之意侍郎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久之其名頗著有問休咎者有以病求方者幾無虛日一縣中老吏以其子婦病求方侍郎假箕筆作一詩云無端惡疾到心頭老米陳茶病卽瘳持贈與君惟二味會看病起下高樓其人翌日來謝果服老

米陳茶而愈蕭滿愈自信侍郎則以爲偶中也如是者不勝記時衡陽縣令金君日聲浙人也其孫甫三齡偶病使醫治之醫授以方而去如方具湯液以進則其孫正熟睡金君之妻謂其子婦曰兒睡甚安勿遽進藥乃使傭媪置之飯甌之上欲其勿冷也俄兒醒命取藥姑婦二人共飲兒兒啼不欲飲強灌之不能盡視盃底濃厚如膏金君妻咎其子婦曰我固命汝瀝取清汁何乃如是其子婦訝曰曩已傾竹篋中盡去其滓豈猶未盡邪然不疑有他也俄而兒大啼顏色驟變手足搐蹙殆不可堪疑爲藥所誤呼前醫詰之醫曰吾藥雖不中病

何遽至此取餘藥審視驚曰是鴉片煙膏也不可爲矣時道光中葉鴉片煙猶未盛行然官署中已多有之金之庖人素嗜此是日適以鴉片煙膏一盃蒸飯甌上與兒之藥盃大小形製相同媪倉卒誤取之也金大怒趣召庖人欲予大杖金妻曰無益也宜爲兒計偏召諸醫醫至皆束手或言蕭彭二君善扶箕能爲人求方乃使使者二人持柬以往其一人至書院侍郎固在院中使者致命侍郎私計三歲嬰兒而飲鴉片煙膏一大盃必無幸矣辭不往使者固請侍郎不獲已乃曰然則當與蕭滿偕今不知其人焉在請與使者共求之侍郎之意

言一三
以爲蕭滿未必卽得遷延一二時兒必死卽無事矣甫
出書院大門而遇蕭滿不得不與俱至縣署至則已設
香案陳箕盤而金君者久具公服鵠立以待矣略述病
狀卽請扶箕蕭滿焚符如常儀金君跪拜甚謹侍郎惶
悚無以爲計手扶箕筆不能成一字但頻作旋轉之勢
金君請益苦姑連書吾至矣書已仍作旋轉之勢蕭滿
見箕筆與常時異亦自疑懼左右顧望汗出如漿侍郎
愈窘平日常用之藥皆不能記忽胸中驟得蓖麻子三
字思蓖麻子固藥名然非常用之藥不可輕投轉展尋
思竟無他品遂書蓖麻子三字於盤中金又請曰旣蒙

賜藥敢問當用幾許又大書一兩二字侍郎亦不能自
主也金乃命人延二客至便坐小憩且具食焉食未竟
金出謝曰兒飲藥大吐毒盡出今無害矣仙人之賜也
二君之力也侍郎與蕭滿皆大喜出以語人有知醫者
曰蓖麻子固能拔毒然其性烈與巴豆同用之者法不
得過三錢今用一兩殆哉蓋以毒攻毒少則無濟此殆
有鬼神相之也當此時侍郎年甫弱冠光緒庚辰歲侍
郎年六十有六矣夜過余春在堂言此事余曰楚語有
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則明神降之
侍郎固真靈位業中人蕭滿亦必生有夙根者也故二

言一三
人扶箕實能感召神明與江湖術士左道惑眾者不同也侍郎因言蕭滿晚年折節爲善有以訟事相商者必宛轉排解之其人自言前生爲猴精不知何所見然其目睛流轉不定并口鼻輔頰亦然疑其所自來必與人異矣所謂蕭滿者滿非其名蓋於兄弟行居末故謂之滿楚語然也相呼旣熟其名與字侍郎轉不能記矣余按吳江沈曰霖粵西瑣記有土字一則云說音近滿謂最少也然則字當作說乃曾文正公集有滿妹碑誌曰吾父生子女九人妹班在末家人稱之滿妹其字亦作滿蓋取盈滿之義說乃俗字不足據也

雪琴侍郎又言一日正在書院中作文而蕭滿至大呼曰速助我不然敗矣問何事則其時衡陽縣城中有書肆曰集賢者其主婦爲妖所憑延蕭滿施敕勒之術大爲所窘飛一石至幾碎其顱故欲與侍郎俱往扶箕也侍郎私念扶箕僞耳安足驅妖不欲往而蕭滿固強之乃與俱行然實非其志也故行甚遲路中蕭滿與言此婦居樓上輒從窗中飛石擊人肆中書籍皆爲所毀其餘什物無完者一月以來人莫敢往往輒爲所困言未已侍郎大怒曰青天白日而魑魅橫行如此我必往除之奔而往蕭滿自後呼之曰止止吾尙有言問何言曰

兩人偕往氣稍壯耳侍郎愈怒曰吾何畏之有徑叩書肆之門門啓突入主人問姓名不告曰來驅妖耳卽脫帽露頂望樓上而呼曰妖能飛石擊人何不敲吾頭若不能者吾且登樓赫汝軀拉汝幹樓上竟寂然侍郎連呼不已而蕭滿至見之喜曰有勝矣速登樓乃俱登樓婦在帳中力持其帳不釋侍郎呼其夫曰劈之帳旣啓而婦遽引衾自蒙其頭蕭滿卽取清水一甌畫符其中使其夫啓衾而灌之婦飲符水略不抵牾蕭滿曰飲此神識當稍清矣吾儕且扶箕侍郎則假箕筆爲處一方略用丹砂鎮心茯苓安神之品授其夫曰以此療爾婦

遂與蕭滿俱出越日詢之此婦竟愈矣

光緒七年正月上元夜前後數日揚州燈市頗盛自教場街鵝頸灣至犁頭街一里有餘高棚廣幕燈明如晝士女嬉遊充街塞陌有張綱鎮人王姓者全家入市觀燈俄皆失散惟王翁與其子王大僅存所失者老婦一人年五十四卽王翁之妻也少婦一人年二十四王大妻也又少婦一人年二十三少女三人長者十七次者十三最少者九歲皆王翁之女又幼子一人纔八歲王大之子也於是王翁父子皆痛哭於路或曰江湖間有曰灑天花者善用迷藥欲取人子女先以藥灑同來者

則對面不能見然後以藥灑所欲取者卽惘惘隨之去矣王翁父子曰是則信矣吾父子彼時皆頭昏目眩幾欲傾跌必迷藥使然也王大曰父請先歸我自營求之不得不歸矣擲盃玦卜於神請所之神示以東南行行數日至儀徵於江口見一舟曝衣於竿則其妻之裙也往求附舟一老翁坐船頭操楚音執不可許以重賂翁欲納之有少婦在船尾語翁曰爾不惜死邪我欲留此身以復讐必不可聽其言似中州人也翁卽麾王去王大徘徊江岸忽有兵船巡江帆風而至其中有所識陳姓者在焉卽登舟告以故乃眠桅以待薄暮見有一

人入此舟陳卽招集火伴往捕之其人一躍入水中舟中惟老翁及少婦少婦自言黃姓河南偃師人亦其人以術取之者一家四口皆爲所殺投屍於江獨我在耳翁則周姓湖南茶陵人老而行乞於市其人招之至以奴隸畜之陳問其人姓名婦曰此安徽舒城人但知姓李不知其名年三十八歲習於水勇於泅雖入水不死也王大問家屬所在果在舟中閉置倉下唐人歐陽詹詩隔簾微月入中倉是古止作倉今作艙俗字也發而出之皆喑不能言少婦曰是飲啞藥矣我始來亦然飲水則解乃飲以水復能言挈之同歸兵船中將弁將此船移交儀徵縣官命捕李姓

者後未知得否

徽人程姓者啓肆於揚州新城之流芳巷光緒庚辰臘月二十四日旣祀竈與其徒會飲皆大醉而罷有李姓者酒後至相識某姓肆中閱語適有人來借錢券書具矣而無任者主人辭焉李慨然請爲任主人不可李怒始而謾罵繼而擐衣露臂始將用武環而觀者如堵牆其旁有候補同知吳君寓吳君之子聞門外大譁出而觀之李忽一舉手傷吳輔車四齒折焉吳君怒命里長監守之質明將送之官夜半李酒醒大懼以頭觸壁流血被面昏絕於地衆驚救無及正共動勸忽來一老者

曰毋動我能治之取水一盂書符其中楔齒而灌之李竟復蘇血亦頓止老者曰十口不風卽無虞矣吳君聞之使視其子之斷齒老者曰齒雖斷根猶在可復生也其童子歟百日復故若丈夫也一年不入房亦如故矣吳請治之老者不受謝惟請釋李之罪吳從其言縱李去此老者殆精於祝由之術者與

天津有所謂姑娘子者女巫也鄉間婦女有病輒使治之巫至炷香於鑪口嚶嚶不知何語遂稱神降其身是謂頂神所頂之神有曰白老太太者蝟也有曰黃少奶奶者鼠狼也有曰胡姑娘者狐也又有蛇鼠二物津人

合而稱之爲五家之神紫竹林有李氏婦得寒疾巫語之曰爾名在冥中已書銅牌越十日當書鐵牌則雖神不能爲矣今幸有十日之期宜速禳之病者惟婦言是聽大具牲醴禱焉一二日閒病似小瘥巫益自多乃授以秘方湯丸雜進其藥率由巫配合所費不貲而服之無驗病日加劇巫屢變其方以僥倖其或中朝補而夕瀉昨熱而今寒不及十日李氏婦竟死

湖北樊君希棣字萼樓余於第七卷中載其死而復蘇事今又聞萼樓有妾姚氏者素婉變善事其嫡平日嘗言婦人嫁爲人妻則事舅姑如事父母禮也今我爲人

妾不敢侵主婦之職則惟有事主父主母如事父母耳以故萼樓夫婦極愛憐之萼樓仕黔中以寇盜磐互寄其帑於蜀姚亦從焉俄而病死萼樓在黔未知也一夕見姚冉冉至戶外欲入又不敢入卽於戶外扱地而拜視其所衣袿裳鮮明四字本後漢書皇后紀釋名婦人上服曰袿今俗呼婦人上服曰袿乃俗字也故借用此語訝曰汝何得衣此遂無所見越數日而家書至姚死矣其後黔亂粗定家人自蜀還黔萼樓語其妻曰姚死汝以盛服斂之非禮也妻曰不然萼樓笑曰汝無我誑因歷言其簪珥袿裳妻不能隱乃曰吾痛之甚故稍假之耳君何從知此萼樓告以所見一弱女子

耳死後一靈不泯竟能自蜀至黔亦可異也
余大兒婦樊之伯父早卒其伯母痛甚以姑年老懼傷
其心不敢哭日夜飲泣淚盡則繼以血久之血亦盡則
有如膏如脂者出眼孔中兩目眇昏幾失明矣一日有
親串家爲扶箕之戲而其伯父降焉言談如平生時或
問之曰君既有靈何不歸家與家人一敘乎箕筆書曰
吾生無罪過死後在冥中微有祿秩不爲冥吏拘束雖
日日歸家亦無不可所以不歸者歸亦無益徒使家人
悲悼耳其伯母聞之使人因其再降而與之言請必歸
自誓勿哭乃訂期焉且曰哭則吾卽逝矣及期設箕盤

於密室中伺之果至箕動有聲其伯母在窗外聞之不
覺嗚咽箕筆遂止不動後屢請不復至其伯母甚悔亦
無及矣

蜀人沈君秋颿與大兒婦母家樊氏有連同治中曾爲
貴州布政使有疾使醫治之已愈矣醫曰百日不洗足
乃可若洗足則無救而沈君極喜洗足且其時寢與飲
食咸復其常不以醫言爲信家人力阻之已將滿百日
矣沈欲洗足家人使人招樊君萼樓至與之語自日昃
至于丙夜乃始辭去以爲夜漏已深必且就寢矣而沈
命燂湯家人交口止之不可竟洗焉其明日遂卒異哉

沈君所患不知何病一洗足遂不救亦可怪矣醫固知之卒不能從其戒殆亦命歟南史言陰子春腳數年一洗每洗則失財敗事如沈君者竟以洗足喪其生視子春更甚矣

馬氏婦湖南人其姑病且死婦泣曰姑婦二人相依爲命設不可爲諱則新婦熒熒何所依賴形單影隻亦就死耳姑曰汝勿憂我死且爲鳥仍與汝居已而姑死果有鳥止於室中不去時集於其婦之懷乃日以米飼之至月餘婦泣而祝曰姑憫我孤苦化鳥以卵翼我甚善然我心則何安焉請姑自便祝畢鳥去不復來余孫婦

彭爲我言之馬氏婦其親串也

傅氏女亦湖南人幼從其父宦於中州父甚愛憐之年十六而嫁已就塗矣父親送之數十里外將返解所衣半臂授之曰塗中以此禦寒及旣嫁夫婦甚相得又柔和善事其舅姑一家無閒言已而其父死舅姑祕不以聞其夫告之女大慟舅姑爭來慰藉女曰蒙舅姑過愛新婦敢不自凌乎乃止不哭然不數月竟奄然而死死後有小婢言女於密室中縣其父所與半臂向之而拜拜已輒飲泣良久始出出對舅姑則愉色婉容仍如平常其在幽閒無人之所未嘗不涕淚橫集也乃知此女

以毀而卒可謂孝矣

童子劉某浙江遂安人年十四薪采以養母一日自山中歸且行且歌鄰人奔告曰虎銜爾母去猶歌邪童子大驚棄薪而歸荷鐵叉以出走逐虎及之以叉箝其後虎怒釋母還噬童子張其口呀呀然童子椿以叉適中其齧虎躍童子亦躍又益進貫其頤童子椿又於地虎口不得噙兩前足在空際不能用力困甚久之復躍帶叉而仆童子亦仆起亟負母歸呼鄰人往視虎則死矣納之官官賜童子錢十萬其母傷不甚重藥之而愈此事年家子張子厚言之蓋有毛姓者與劉同里聞貴親

見其事也元史列女姚氏傳云虎銜其母姚倉卒往逐之卽以手毆其脇虎乃置之而去與此事相類彼一女于此一童子鷲蟲攫搏不程其勇可以立懦矣若宋史所載童八娜事以身代其大母死則尤可憫也

豐某海甯人於光緒庚辰歲生一子無右臂人咸異之張子厚云昔在衢州見有婦人生子無左臂余於第十卷中載中州某氏女兼子不二形此二人者則一子而一不矣或云臙婦忌見月食若見之則所生之子四體必有缺

許翁歙縣人余嘗見之於故人汪鏡軒坐上蓋卽汪之

妻父也家故巨富啓質物之肆四十餘所江浙閒多有之至翁猶然翁爲人極愿慤其言呐呐然如不出口而其子弟中則有三四輩以豪侈自喜漿酒藿肉奉養逾王侯家僮百數十人馬數十匹青驪彤白無色不具腹鞅背鞵亦與相稱每出則前後導從炫曠於閭巷閒一日忽郡吏持官文書來太守以其豪橫欲逮問之乃兇懼上下行賂求免所費無算始寢不問於是此三四輩者相與謀曰家鄉不可居矣盍出游乎各具舟車出游江浙閒凡其家設肆之處無遠不至至則日以片紙至肆中取銀錢無饜足主者或靳之輒怒曰此故吾家物

何預公事使所善倡家自至肆中恣所取主者大懼皆以書白許翁許翁自度不能要束其子弟乃曰今吾悉閉諸肆彼無所取則已矣爲書徧告諸肆使同日而閉已而肆中之客皆大譁曰主人所不足者非財也何爲悉罷諸肆主人自爲計則得矣如吾曹何許翁聞之曰誠如公等言乃命自筦事者以下悉有所贈筦事者或與之千金或二千金視肆之大小自是遞降至廝役扈養皆有分也最下亦與錢十萬方許翁定此議時初未嘗辜較其人數及此議出主者按籍而計之則四十餘肆中其人幾及二千各如數拜賜而去而許翁之錢罄

矣十數世之積數百萬之貲一朝而盡亦可駭也余見許翁時其冠猶戴青金石頂綴鴉羽藍翎鏡軒語余曰翁所存惟此矣

故海甯州知州惲公諱敷字子寬嘗爲嘉善縣知縣有惠政祀名宦祠至今嘉善人猶傳其軼事云有錢氏子以應試至縣城館某氏樓下樓有女悅之投書與期錢故長者恥其事託故辭去屠者陸某其鄰也拾得錢所棄書如期而往既登樓卽滅燈火女不知非錢也及出爲女父母所覺逐之陸出刃擊殺其父遞去其家訟錢氏子殺人公察錢非殺人者問女曰燈旣滅矣安知爲

錢氏子其身亦有癩瘕可辨識乎女曰其醫有瘡驗視無有公乃使人物色於浴室得陸屠一訊而服又一事云有民某甲者與季父同居聲相聞也甲遠歸欲知其婦賢否以所齋金置社廟香鑪中僞爲貧窶焉者而歸婦事之如初旣卧息乃以實告質明往取金亡矣訟於官公至其家廉得狀又知其季父故嘗謀鬻其婦非端人必夫婦密語爲季父所竊聞晨往攫取之耳乃佯曰此當問之神翼曰使人昇社廟神至一邑之人皆至縣中觀其異其季父亦在焉公問神神不答命以大杖敲其頭則有片紙自神耳中出曰攫金者其季父也其季

父在旁失色叩頭服罪其事遂白神耳中書實公偽爲之者公固循吏而此二事實有發姦擿伏之智光緒辛巳春憚氏諸子乞余爲海甯君家傳故得知其事既爲作傳又存此於筆記中云

同治乙丑歲余二兒在吳下得狂易之疾其婦姚甚憂之夜不成寐及夜中以夢非夢若有人呼之曰姑如此戚戚生亦何味不如死矣視之則其從兄子也爾時便覺神思恍惚問曰何以得死其兄子曰莫妙於縊將再有所問忽聞其母大聲呼已卽應曰唯有周氏文字仲英者內子姚夫人之姨子也與兒婦同榻睡夢中聞其

應聲驚而覺遽問曰阿誰喚汝兒婦時亦頓寤卽告以故兩人皆不敢復睡坐以待旦旣而聞人言此室中故有縊死鬼云然兒婦之母雖已前卒其兄子則是時實未死殆縊鬼幻爲之歟後余夫婦自天津還兒婦偶及此事余曰豈獨汝兄子之形聲縊鬼幻爲之卽汝母有靈不必日在汝側亦神明幻爲之也汝必尙有後福左右有吉神守護見汝將爲縊鬼所惑故假託汝母一呼以驚覺之耳詩曰相在爾室俗語曰舉頭三尺卽有神明此言可信善人則吉神隨之惡人則凶神隨之果其立心正大處事和平則隨在有吉神守護雖遇殃禍皆

化吉祥不然者反是

德清蔡駿甫兆騏余前母蔡夫人族姪孫也年二十九時中夢見二吏持文書來召之偕往至一處似大官牙署導之入謁旋又導入一室中設公案卽請蔡坐蔡曰吾諸生安得坐此豈吾死而爲神歟吾子尙幼家事未了奈何泣然泣下二吏曰君旣不欲宜以文字自陳空言無益蔡卽援筆作數百言授吏持去已而復來曰爲君勾緩二十年矣復導之出而寤病亦旋愈光緒庚辰歲蔡以知縣需次江蘇奉使至鎮江時丹徒令馮君已亭亦同縣人也下堂傷足遂言於太守使蔡代行縣

事及歲將盡蔡忽感疾夢中又見前二吏來召寤而語人曰吾今年四十九距前夢適滿二十年吾其死乎或慰之曰夢不足憑卽使有之前可勾緩今胡不可蔡乃爲文請再緩二十年且曰如數盡難延某有四子請各假其五年之壽卽可延二十年矣其文蔡自屬稿使幕客潤色之卽焚於丹徒城隍之廟已而病果有閒能飲糜粥自幸不死矣至正月十二日晡夕忽張目謂侍者曰噫吾仍不得免乎迎我者至矣問何所見曰來者甚衆各執鐙籠有山東卽墨縣城隍字明日日加午遂卒蔡自幼有幹才爲鄉里所重甫得一官而不永年人皆

惜之然歿而為神異夫薪盡而火滅者也

錢唐江入海之處有小村聚曰翁家步其地有某甲者
偶行於市遇一人以痧藥一丸強使買之索錢五百甲
距不受其人勦之不己且曰失此不買可復得乎甲不
顧而去及暮而痧發百治不效甲自言日間所遇使人
徧索之則不知何往矣犁旦竟死其所遇必是異人惜
其交臂失之也痧之為疾夏間恆有之余二兒婦為唐
西姚氏女其家以致和堂痧藥二百年來擅名天下然
痧字古今字書皆不載不知當作何字門下士馮夢香
孝廉通知醫理頗讀古書嘗以問之不能言也余按集

韻有癩字音蘇疾也痧字或當作癩痧與癩乃一聲之
轉也集韻又有癩字亦云疾也今世有烏痧之疾或古

作癩癩歟

說文有癩字云腹中急也廣韻音古巧切與絞同音即今絞腸痧矣

黃土老爺者滿洲人也談者不言其名光緒十一年選
授湖南靖州吏目家故貧乏獨行至楚不挈僮僕既至
納部文於藩司乃徧詣臺司上謁謁者索錢不與遂不
為通久之不得之官資用乏絕衣裝俱盡流落市廛間
為人擔荷黃土日得錢數十以餬其口一日因所與傭
值不足其數斷斷與爭方伯涂公適出而見之駐輿問
故其人以告自稱卑職

卑職之稱宋人已有之見袁桷清容集

涂公疑其

人有心疾置不問麾使去又久之益困至代行夜者擊
柝有某官者實主夜禁聞其柝聲而不見其人使人呼
之則自棚中出怒曰汝職行夜乃高臥歟將答之其人
疾呼不可吾乃官也某官異其言轉怒爲笑問汝何官
曰靖州吏目某官大驚而察其聲則北音也乃曰信乎
曰信信則明日可於公廨見曰諾及明日不至問之曰
吾短布單衣僅至胛耳可以行夜不可以見長官某官
曰此吾之疏也以衣假之其人乃至審其家世及官秩
次第履歷則眞靖州吏目也遂以見長沙太守太守言
於方伯涂公公喈曰然則曩稱卑職者卽此君歟召而

見之曰君良苦矣命吏稽籍今靖州吏目誰也則攝事
者瓜期久滿以代者不至未得交割涂公命吏趣治文
書俾靖州吏目之官已而又謂太守曰此君良苦宜少
飲助之乃其釀金得四百兩以資其行居數日靖州吏
目入辭公又見之語曰吾前命太守以四百金爲贖小
助行色君久歷艱苦宜益刻勵勉爲好官其人頓首曰
敢不奉教然所賜四百金實未敢受已寄之長沙縣庫
矣公問其意曰一官雖瘠終勝擔荷黃土時布衣蔬食
豈不足自給何用多金謹存縣庫備公家一日之用公
大嗟歎曰君異時必一好官也於是其事徧傳三湘間

稱爲黃土老爺而其名轉不著余以都下所刊爵秩全
函考之靖州吏目名壽嵩或卽其人歟方伯涂公卽今
河南巡撫朗軒中丞余同年生也
世傳明夏忠靖公治水至松江斬一蛟以其與蚌爭珠
也後此蚌徙至寶山縣海中同治初寶山修海塘汪耕
餘觀察福安預其役一夕自縣中歸夜將半矣肩輿行
塘上見其前紅光燭天艷熾如霞疑爲失火輿丁曰是
名蚌獻珠乃珠光非火光也導至高處觀之其光果自
海中出夫自明永樂間至今四百餘年此蚌猶在宜其
珠之光徹霄漢也珠光宜白而赤師古注司馬相如傳

有所謂南方出火珠者其此之謂歟

汪耕餘觀察安徽懷甯人其俗不奏厠每就曠野而遺
矢焉耕餘自言一日正蹲踞草間見有蜥蜴逐一蜈蚣
過其前已而相逐益近其間不能以寸蜈蚣忽止不行
曲其身如弓蜥蜴亦止不行久之折而回耕餘先擊蜥
蜴斃之再視蜈蚣則已死矣曲身如故異之剖而視焉
皮肉無恙然枯乾如腊矣蓋其精液已爲蜥蜴所吸也
蜥蜴之食蜈蚣不食其皮肉而吸其精液亦可異矣又
一日見有蛇方食一蜥蜴自其後足始以次第及其身
俗傳蛇口含蜥蜴頭謂之龍虎合蓋蜥蜴亦名壁虎故

言十三
也斷而佩之可辟不祥耕餘急歸挾利刃以出俟其吞
及頭猛斫之誤中蛇腰斷而爲二其後半截已死前半
截仍活急吐出蜥蜴全身狂竄去視蜥蜴初無所傷惟
皮已糜爛矣二事雖細然非在曠野不能見也

耕餘言人齒中實有蟲往年嘗病齒或薦皖人王姓者
善捉蟲召之至問所需曰無所需需銀鍼一予之其人
持向齧齧間搯搯久之得大蟲二小蟲六七大者長三
四分小者一二分黑首而白身皆若已死者其人以紙
封裹之使置煖處曰明日啓視及明日啓視則已活矣
徧體毛毳毳然頭有鬚有鉗尾有長豪腹有六足行走

甚疾耕餘以殺蟲之藥雜置其中非惟不畏且甚甘之
三日不予食乃死夫人見蟲豸輒色變孰知輔頰間乃
有此物歟耕餘又言曩權常熟縣時行館甚卑溼就寢
而蟲入於耳足聲窸窣如蟹爬沙又時聞其鳴如曰唵
唵厥聲甚長百計不能去使刀鑷之工籟而出之則一
蟻也蟻乃得聞其鳴亦奇

仁和鄉間有細民某甲以發邱摸金爲活當粵寇之亂
渴葬者多甲每夜出操鑿舌從事必有所獲而歸其鄉
里患之曰一旦事發必爲吾曹累乃謂其妻曰若爲盜
婦行且從坐死無地矣妻大懼問計於衆眾曰吾爲若

除之有聞則以告一日甲歸醉臥妻告於眾眾執械咸集甲驚起奪門而出踰小水二卒爲眾所得聚薪蒸而焚之明日拾其燼骨買棺斂焉妻仍斬衰哭於旁有女未嫁而育於夫氏聞父死乃歸以頭撞其母且哭且罵焉夫甲之所爲誠有可死之罪然其妻乃爲眾人伺間以殺其夫其罪不尤甚乎相鼠一篇白虎通謂是妻諫夫而作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妻之於夫分則三綱情則牝合豈宜閨房之內出此忿戾之言雖古詩說愚未敢信

陳子愚廣文言有盜夜入巨室登其樓見一幼女可十

六七歲於燈下觀書有小婢垂頭而睡盜易之探囊發匱恣所取將去顧女若無覩者異之戲拍其肩女大怒而起曰安得無禮謂吾刃不利乎爾入吾室眩吾篋必有絕人之技試獻所長或可免爾死不然血吾刃矣盜聞大駭乃曰請觀吾技卽向壁間攝衣而上若有階級者及屋簷始卻行而下女笑曰技止此耳提其足擲窰間則一足折矣女舉纖趾躡壁直上及簷則翩然翻身以背負壁徐徐走下謂盜曰視爾何如盜叩頭乞命女曰吾不殺汝又提而擲之牆外余按梁書羊侃傳言侃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唐張鷟

耳日記言柴駙馬紹之弟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扳引時人號爲壁飛是此等絕技古固有之然以弱女子能此則奇矣子愚鑿鑿言之或當不誣惜不知其姓氏且亦不詳其爲何時何地人也

乾隆時江南通州來一僧兩耳各穿一孔以小玉環貫其中往來士大夫家咸呼爲玉環和尚善談論喜飲酒初無他異後忽失所在眾追思之玉環無端能貫入肉中是必異僧也然余疑此或先裂其耳以環納入再用藥敷之滅其癢痕如拾遺記所載吳王以白獺血雜玉與琥珀屑滅鄧夫人頰上傷痕之類僧家借此惑眾耳

其後通州呂市鎮又來一丐負竹一段手執小鋸逐段鋸之廣三四分乃以兩段聯貫爲一形如連環賣與小兒爲戲弄之具至晚不知所往眾傳觀其竹始共歎異竹無裂痕何能并合殆真異人矣

有富家子所娶亦富家裝送甚盛成婚之夕將就良席婦忽長歎子問其故婦曰吾初許嫁一老儒之子老儒死其家益貧吾父亦死吾母悔焉背其盟改適於君雖由母命而追念往事不覺失聲君勿罪也子瞿然曰老儒子今安在曰聞流落市井矣子遽出謂其父曰吾家幸富厚何患無婦奈何奪貧子之妻卽訪求老儒子遇

之以歸衣以己之衣掃除別室使成婚禮盡以婦家所裝送者畀之居數歲父使以太學生應鄉試子雖自幼從師讀書然日以嬉戲爲事所作詩文皆師代爲之父固不知也及入闈執筆苦思終日不得一字疲極假寐有老翁舉帷而入推之起曰吾文已成而卷爲墨瀋所污無用矣知子文尙未就敬以相贈子大喜錄之而出以草稿示師師曰佳則佳矣二三場必不相副奈何及入第二場仍終日無一字薄暮內偏如廁又遇此翁哀之曰尙有以贈我乎翁笑曰諾出之袖中經文五篇皆具出以語師師默然至三場又遇翁如前師曰汝今必

中式矣榜發果然師乃告之曰汝所遇者鬼也天下固無是好人且第一場旣以墨污遭擯斥再入奚爲汝於第二場相遇吾已知其非人不言者恐子畏怖耳汝不奪貧子之妻固宜有是報此翁必其父也眾以爲然乃厚贈貧子後貧子亦成名兩家往還若姻婭矣
杭有貧士少時渡江至蕭山爲童子師歲暮歸休篋中有洋錢三十皆學徒所贈遺也至江干有少婦坐地而哭甚哀問之曰吾夫死爲族人逼迫將赴清流而腹有遺妊徘徊未忍是以悲耳言未已其族眾跡至士卽同往其家責以大義眾曰君言誠是但其姑已受人聘錢

爲其夫治喪今無以償之勢不可已問聘錢若干則洋錢三十也士卽以所齋畀之歸家遂無一錢或曰君有此高義當不久落窶而士顧困於場屋年五十餘尙逐隊入舉場所坐號舍適居最後偏近庠廁臭穢殊甚士亦安之俄有少年來坐其鄰鋪掩鼻曰此何可坐謀去之士責之曰吾所坐更後於汝汝乃謀徙他鋪如功令何少年慙謝遂不徙已而言談頗相得及題出少年操筆成文甚疾速而士呶呶良苦少年就視之僅數行耳且蹇澀不成文理士恠怩曰本不工文今年老益荒廢矣少年曰吾請爲君成之染翰如飛文無加點旣成以

授士士大感媿曰以年論吾長於子以文論子吾師也請如王孝逸白首北面矣榜發兩人皆中式士詣少年謝執弟子禮焉少年曰吾與君幸有同歲之誼敢辱大禮正相遜讓而少年之母自屏閒窺之使婢問客某年曾於江干救一婦人乎曰有之母遽出拜曰恩人恩人蓋少年卽其遺腹子也泰興李東懷以拳勇聞有僧來訪請與角技東懷懼不敵僞曰李東懷吾師也今適他出僧出名紙曰以此致意乃以一手掀其聽事之柱去礎數寸納名紙其中曰置此應無遺失卽辭去僧所寓在慶雲寺東懷瞰其亡

而往答之出名紙語寺僧曰爲我多謝阿師然恐遺失乃唾紙背竦身直上以名紙黏著殿之正梁略不昂斜殿屋高大梁去地幾二十丈僧歸見之不與角而去蓋一畏其驍勇一畏其趨捷也

劉雨香仁和小陵村人其地有范氏者賈於天津使劉主會計晚歲南回家於唐西資產頗饒及病且死忽有一婦人衣紅衣與一男子踵門而問曰此劉雨香之家歟劉氏之人曰然二人徑入遇劉之妾於中庭問曰劉雨香焉在妾曰在房二人入房房中人皆見之劉方臥牀上遽起跪而自投曰所負債必無不償婦人曰已

至今日尙及償歟劉忽倒於地家人扶之起氣已絕矣婦人與男子皆不見劉氏之人無識之者莫知爲誰也然負責不償償之以命則固不待問矣

石門有舟人某甲艤舟水賺日且暮矣有二人來賃其舟問所之纜數里耳問傭值許以錢七百甲甚喜卽載二人以行行里許有一舟迎面來其操舟者鄰比某乙也問曰汝焉往甲曰載此二客如某所乙視舟中無人焉來橈去楫一瞬卽過亦未暇問然心疑之旣至家以語甲之子子卽以小舟追及之見其父所操果空船也呼父問故甲視二客皆不見乃悟遇鬼做罔久之與子

俱歸未一月而甲死

光緒辛巳春德清鄉間有婦祭其夫之墓者祭畢焚紙錢火著其裙延及其衣不可撲滅俄頃之間竟斃於火僉以爲異後知其夫乃醫也死後有洋錢數百孤子藐焉始孩婦不能守嫁有日矣謀以其賄遷而不以其孤往祭墓告別遂罹焚如之慘此鬼可謂有靈矣

唐燦如溧陽人賈於吾湖遂家焉一妻一妾年過六十無子望之頗切將及七十妾始舉一男俄以折閱耗其貲索逋者踵於門乃出至他所避之妻與妾素不相能至是以家中落益憎其妾謀去之妾曰吾已有子矣尙

焉往妻竟鬻之於鄉間妾將行泣曰吾此行必不活已而果縊死於所鬻之家其子在家已三歲能言矣一夕忽瞠目曰阿嬭喚我去未幾寒熱大作達旦竟死唐聞而適歸已無及矣媚妻悍室斬絕夫嗣雖令賣阜茨掃帚猶寬政也

言十三
三
光緒辛巳春德海鄉間有婦祭其夫之墓者嘗年於
錢火善其福延及其衣不可撲滅俄頃之間竟斃於
命以為異後知其夫乃醫也死後有洋錢數百孤子
焉始孩婦不能守塚有日矣謀以其賄還而不以其
婦離家如也
而繼說曰無及矣俄妻與室神離夫離離命實早茲
於朝自曰何變與婦志未幾與隣大斗致且竟取
而果益衣於袍帶之寒其年於寒曰生財難言矣一
無財妻竟鬻之於海間妻與谷曰吾此行必不返也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四

曲園居士

無錫縣蕩口鎮民生得一雁將殺而烹之有書生見而
憫焉買以歸畜之以為玩懼其逸去以綫聯其兩翮使
不能飛雁雜處鷄鶩間亦頗馴擾惟聞長空雁唳輒昂
首而鳴一日有羣雁過其上此雁大鳴忽有一雁自空
而下集於屋檐兩雁相顧引吭奮翮若相識者一欲招
之下一欲引之上書生悟此兩雁必舊偶也乃斷其綫
使飛而此雁垂翅既久不能奮飛屢飛屢墮竟不得去
屋檐之雁守之終日忽自屋飛下相對哀鳴越日視之

則俱斃矣書生感其義合而瘞之名曰雁冢嗟乎禽鳥之微猶不忘其偶若此使人彌增伉儷之重揚州城外有農家畜一牛頗肥腴使之耕亦甚得力一日牧者繫之於樹牛方臥忽有一馬不知所自來亦至樹下與牛對臥見者初不以為異馬忽嗅牛之鼻牛即躍起自斷其絃以角觸馬馬亦起而蹠牛於是牧者大呼村民咸集而其鬪益力不可解鬪且行將入於城守者懼闔其門乃卻走又一二里至角里莊時隨而觀者甚衆然莫能為力其鬪已及兩時之久馬倒牛亦倒則皆力竭而斃矣審視之馬洞胸破腹一目墮於地牛兩

肋俱斷腹破而腸出並僵臥血中殆佛家所謂夙冤者歟嗟乎一種業根雖俱墮畜生道中猶不相捨亦可畏矣

江西省城鼓樓前一大宅久為狐據無敢居者其西為某氏宅則無他也有何姓者僦其屋以居一日使婢至後院收所曝之衣久之不至跡之杳然而其地無門戶通他處且垣墉高峻非可踰越大異之訪求數日竟不可得有傭媪來告曰頃聞鄰宅有笑語聲此屋久無人居是可異也何乃集家人往視啓其門則蓬蒿沒人蛸蠨在戶經堂厯奧大索無獲廢然將反或曰此行也得

罪於仙人矣宜以來意祝告之何乃焚香默禱而還及
夜婢忽自後院出問連日何在曰在鄰宅問衆人入內
搜索汝匿河所曰衆人來時我悉見之而口不能言足
不能動但怪衆人何不見我耳問汝在彼數日何所見
曰其人甚衆有小女子衆皆呼爲姑子其姣無雙最與
我狎食我珍羞衣我文綺其家陳設華美羅屏繡幕屋
不呈材每夜衆女列坐度曲以絲竹和之或使我歌則
姑子輒代謝不能焉我欲求歸則姑子怒罵曰婢子此
間不樂歟尙何歸然則今日何以得歸曰此亦姑子之
意謂其家以禮相求不可不使歸也問來去何塗之從

婢皆不能言惟覺此身飄飄然若有提之而去挈之而
來者何懼狐爲祟次日復盛設牲醴往謝之後亦無他
異

湖北徐氏女嫁爲邵氏婦年過三十而孀撫孤子至於
成立而其姑病徐願朝四大名山爲姑延壽四大名山
者蓋世俗所傳如峨嵋五臺之類皆古佛道場也及姑
死旣免喪乃挈其子乘一馬以行歲月旣久經歷頗遠
咸豐季年至於雲南止大理府賓川州之鷄足山相傳
是山爲釋迦大弟子迦葉示寂之所舊有銅佛寺頽廊
碧殿頗極莊嚴至是久圯矣徐慨然議修復之乃卜吉

日庀材鳩工爲經始之計或尼之曰爾願則宏矣方今盜賊嚙牙人民雕劫事必無成不如已也徐曰不然天下事有志竟成吾姑爲之不憂無助已而遠近聞其事果有施舍者或以錢或以粟徐悉以供土木之費已無私焉惡衣菲食益自刻苦人皆敬信之其所乘之馬聽其遊行山谷逐水草之便無牧之者而徐偶有所往則馬輒自至莫知其所以然也其時大軍雲集糗糧楨幹所在饒衍諸將士或至寺中徐必爲潔治蔬食將士皆喜各有所施一二年集資巨萬於是大興工作木工石工日百餘人婦躬給烹炊執都養之役未及一年而底

於成僧俗瞻禮無不讚歎時馬星五觀察駟良駐兵其地實親見之年未五十修眉纖趾不失大家風範其子年二十餘耳工旣畢婦請於有司求給路引至西藏禮佛畱之不可仍挈其子騎馬而去後有人自藏中還言曾遇此婦於塗云

湖北興國州有楊叟者鄉里之多田翁也偶騎馬自城中歸一童子從經行阡陌間彌望皆其田也意頗自得顧視童子曰汝視我田多否童曰多則多矣翁不聞俗語乎一場人命三場火三年之後不屬我叟大怒罵曰畜產遽下騎蹴以足童厥然而倒視之死矣童子之父

母執以興訟耗其家貲十之六七僅乃得免後又三遇
火災蕩然無立錐地叟死其子婦傭於樊氏余大兒婦
樊聞其所說如此孔子曰滿則覆信夫

大兒婦樊言有農家曝穀於場一媪守之其孫從焉有
鴉向之而鳴媪曰鴉鳴不祥與汝歸乎乃歸未及其門
遇娶新婦者綵輿前行一少年衣裳醜醜而尾其後鄉
間俗例凡嫁女必使其兄若弟送之謂之送親阿舅富
者則以輿馬貧者徒步而已故有俗語曰阿舅阿舅富
後走狗其孫見此少年卽戲誦此二語少年怒舉肱一
揮其孫仆地觸石裂腦逾時而斃媪家執此少年訟之

官實係誤殺不能擬抵而其孫竟以非命死禽經云白
脰烏不祥其信然乎然使聞之而不歸則不與娶新婦
者相值卽不致以戲言見殺避禍而適以得禍天下事
往往有類此者

漢口鎮民陳某啓肆買乾肉有黃犬入其肆覓食陳適
割肉隨手以刀斫之中要害立死曳而棄之溝數年後
陳見一老翁坐其門外疑來買肉問所需翁曰吾非買
肉來尋汝耳問尋我何爲曰汝棄我溝中三年矣今幸
得出能忘汝乎言已卽不見陳問肆中之人則皆未見
有此翁但見一狗向陳嗷嗷耳陳還入內俄身熱頭痛

昏不知人忽大言曰我江甯城外黃土坡人姓周因生前有罪死後罰爲狗爲汝所殺棄我溝中困不得出今因人浚溝我乃得出訴於冥王王謂汝誤殺我例不抵償我再三陳說冤苦冥王惻然命二役與我偕來不索汝命但須將此事廣爲傳播俾人知物命不可任意戕害則以我一命保全多命我可銷除宿孽再得人身汝非惟免罪且可得福妻子惶懼請俟陳病愈從其所言陳病旋愈有人從漢口來親聞陳說如此也

江都黃輝山畜一犬甚愛之禁不使出戶犬固牝也方春求牡之時鬱不得逞遂瘵黃之子方食而犬至不知

其已病也投以食不食遽前齧黃子之手家人奔救乃去視所齧處流血如墨叫號月餘竟莫能救而死是亦畜犬者所不可不知也

天津任家胡同有沈姓者年七十餘矣長蘆鹽運司之吏也家貲頗饒所居屋亦華美庭有古樹一株百年外物也沈欲於庭中築一牆以斡內外而樹適當其處謀伐之夜夢古衣冠人自言爲樹神戒勿伐沈以爲妖夢不之信竟縱尋斧焉有赤汁流出如血家人咸懼或勸阻之而沈意不可回旣伐樹甫五日而火作不知其所自起其夜天無微風而火勢猛烈竟不可救沈從夢中

驚覺奪門而出又念有文書在臥室中復入取之遂逮
乎火而死者凡四人不延及他屋明日人往視之見
其大門無恙四面牆垣初不傾頽而其中悉成瓦礫場
亦可異也

彭雪琴侍郎微時曾館於麻總兵家麻乃廣東人實回
紇人之編置內地者也其母年八十外忽得奇疾疾作
時輒失所在家人徧索之不得往往得之屋上或數歲
一發或一歲數發侍郎館其家時嘗親見之其母高坐
屋山笑語諸人曰來來此間甚樂家人百計招之不肯
下其子梯而上始從之下然其下也必其子扶掖之跣

跣而行屋瓦皆碎不知其何以上也既下而問之亦不
能自言矣其母年至九十五六乃終亦無他異

陳東之孝廉潮泰興人蕭山湯文端公視學江蘇時取
入縣學道光十一年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先後客京
師十年精於小學韻學算學同時魏默深包慎伯諸君
皆推重之以乙未歲卒於京師年止三十有四卒之前
一日文端往視之時已薄暮見有二小兒一衣紅一衣
綠入其所居室遂不見文端出語人曰此子必不起矣
其家西鄰有秦叟者每日鷄鳴必起無閒寒暑當孝廉
之將生也秦叟蚤起見有火毬大如盃墜於陳氏之竹

園次日孝廉生至是又見有火毬自竹園出而北去隱隱有聲及凶問至則秦叟見火毬之日卽孝廉死之前二日也其子子愚廣文諱爲余述如此

子愚廣文又言其長子繩祖弱冠未娶以同治五年失足水死所聘爲同縣朱氏女聞訃絕食而死廣文適居母憂未遑迎其喪朱氏厝之於先塋之側已而廣文具舟往迎之舟泊河干距其塋可二三百步廣文先設祭於柩前并爲文焚之告以迎歸合葬旋風倏起吹其灰直入舟中見者無不驚異逾二年其次子光祖舉一子卽以爲之後子生之前一日廣文妻夢一少女向之而

笑不發一言及覺而面貌衣裙了了在自但不識耳偶言於朱氏則朱女之貌一如所夢其衣裙亦與臨終時所著悉合也

王子閑者江西藩司署中老賓客也自中年後卽多病夜不能睡晝不能食每日晨起必飲藥一大盃凡補益之品無一不具飲此則治事如常人一日勿藥卽病不能興矣有熊君謂之曰人生寢食爲最要之事不寢不食全恃藥力扶持而能長生久視者未之聞也今授子一法每日不論早晚但得閑暇則閉目靜坐收束此心使一念不起如是或四五次或一二次每一次以盡一

炷香爲度行之既久必有效驗王從其說一月後偶於
夜分如法靜坐忽不自知竟得一寤安睡寤呼骨切音
如忽見廣韵
十一沒云寤而覺有飢意時在人定之後無所得食探
睡一覺也小盃中略有餅餌之屬卽取食之食已復睡至明日日
加辰始覺覺則大飢亟索湯餅食之盡數器食飽捫腹
語其人曰寢食之樂一至於斯久矣余之不知此樂也
許星臺廉訪時官江西親見其人及來江蘇爲余言之
廉訪亦力行此法自言從前爲太守爲觀察時公事無
多日必靜坐數次今官廉訪則不能矣然亦必以盡一
炷香爲度無一日間斷雖或賓朋高會聲伎雜陳稍一

歛攝卽如不聞不見者然余歎曰香山詩云學調氣後
衰中健不動心來鬧處閒君之謂矣廉訪因余有肝胃
之疾力勸行此余舊有枕上三字訣刻俞樓雜纂中亦
非不明此理者而心形交役未能坐忘正如東坡先生
作龍虎鉛汞說寄子由而自知易流之性不能終蹈此
言也因記王子閑事拉雜書此殊自愧矣

蘇州臨頓路民某甲以織紵爲業有某乙從之學藝三
年矣甲愛其勤謹欲以女妻之謀之妻亦以爲可妻私
問之女女意不欲乃寢前議乙心憾焉光緒辛巳歲立
夏之日例停工作甲夫婦並他出獨女在室中乙挾利

刃入室謂女曰汝父母皆欲以汝妻我汝顧不欲何也
今日我刺刃汝腹中矣卽以刃連擊之傷乳及脇乙知
女且死引刃自斷其喉立斃女逾日始絕是殆有宿冤
者與

大庾戴可亭相國罷相家居喜與門下諸客講修煉之
術蕭山湯文端公未第時館其家亦預焉一夕相國招
諸客坐暗室中不設燈燭皆閉目靜坐坐至夜分相國
頭上忽發大光明其大如槃其明如鏡視其中隱隱若
有物者但不可辨耳文端亦然其餘諸客各有光而小
僅如豆且搖曳不定次日相國語諸客曰吾儕根柢厚

薄功候淺深俱見於此相國年至九十六而終許信臣
前輩視學江西猶及見之時年已九十外不甚有言而
見人輒笑終日無戚容信臣前輩曰此老視天下之人
天下之事天下之物無一不可喜者其所養真不可及
也

蕭山湯文端公官京師時居東單牌樓其屋相傳爲乾
隆時大學士和珅舊第素稱凶宅及文端居之了無怪
異惟後有屋七間頗宏敞不居人屋中藏皮書籍庭下
雜蒔花本最西一室爲奉佛之所文端每日晨起必至
此室禮佛從者皆止於庭不入文端至戶外輒見一叟

言一四
先在室中膜拜拜已不見文端乃入拜日以爲常心知其爲狐也以其不爲人害亦姑聽之及文端薨逝之年此叟遂出至聽事客至見其蒼顏皓首倚隱囊而坐疑爲文端也將趨問起居倏已滅迹乃其駭異文端薨妖異大作棹椅之類無故自動或數人方其啜茗茗椀忽飛至他處湯氏惡之不復居此屋余聞之文端之孫伯述司馬云

蕭山縣東門外有土地廟其地蓋近海矣廟後有大池方一里同治辛未夏大雷雨有一黑龍降於池其身大於連抱之樹其尾在池中而其首猶在天半雲氣護之

不可見不知其長幾許也一時喧傳神龍取水冒雨往觀者甚衆然皆不敢逼視但見其背上有水分兩路一從下而上其水白一從上而下其水黑有知者曰龍頭上有分水珠凡取人間之水至珠所在清濁自分清水上行化爲雨澤濁水下行仍回元處故其從上而下者皆泥滓也歷一時之久雨勢稍衰龍乃騰空而去湖北興國州某生人頗長厚有小婢曰二兒亦善遇之偶使二兒灑掃庭除怒其糞除不盡蹴以足誤中要害立斃大悔厚斂之是歲應鄉試入闈坐號舍中每舐筆和墨輒有二指見於前而不見其人晝夜皆然爲其所

黼竟不得成一字乃悟曰以二指示我必二兒也因納
還試卷俟門闢而出爲二兒大作佛事至次科復入闈
遂無所覩

浙人有蔡姓者居京師其子甫及髻齒卽豫蓄一幼女
待其長以爲子婦無何此女死又爲其子聘方氏女不
以前事告及成昏之日於房戶之外設几案焚香燭使
新婦向之而拜方氏之送者曰是於俗例謂之拜房繼
室則然元配則否執不可乃撤去之俄風起燭滅新婦
仆地若有扼其吭者聲喀喀然咸其駭異乃告以前事
書此女姓氏爲位祭之扶新婦起拜如儀遂得無恙

湖北咸甯縣有余氏子幼聘賀氏女女未嫁而死余氏
議迎其柩以歸而女之父不可曰嫁殤遷葬非禮也自
卜地以葬其女及余氏子別妻婦楚俗娶婦壻必親迎
余氏子迎婦還道經賀女之墓有旋風起墓門初不爲
意旣至家成禮而余氏子性情頓異數日後暴斃無人
理尤虐遇厥妻輒使長跪堂前鞭箠之罵詈之幾無虛
日舅姑好語之曰吾子因病失其常性苦我新婦良所
不忍然拂其意病且滋甚幸哀憐吾兩老勿辭勞辱新
婦頗婉婉聽從而余氏子之病日久不已舅姑究其病
之所由起如有墓門旋風之異乃爲賀氏女設粟主奉

祀之賀父又親詣其女墓責其無禮然皆無驗歷十餘年所娶婦死余氏子之病始瘳余氏與樊氏有連往歲余大兒婦樊歸甯曾一見之已如常矣未幾續娶而病又作今未知何如也

咸甯樊氏女余大兒婦之族姑也既嫁之後忽得狂易之疾久而不瘳樊氏迎之歸使巫者治之女病良已乃爲製新衣內外悉易之以輿送還夫家幕以魚網使昇者疾趨以行舊時衣物概不將去自是女果平復如常越數歲母偶檢視女所存畱衣笥見有新衣數襲歎曰如此好衣不著可惜閱時久矣固當無害乃親送至女

所女攬衣未及著忽歌歌大笑曰數載尋汝不見今在此邪言已復發舊疾憊憊彌甚百治不瘳竟以狂死鄂俗以人自經死者爲喫油麩油麩者以水和麥末爲長條必稍著油乃成故曰油麩江浙間曰索麩古人則謂之索麩玉篇麥部麩博領切索麩也南齊書何戢傳稱上好水引麩卽此物也咸甯有章姓者營造屋宇而遇工匠頗刻工匠銜之偶食油麩卽以所餘埋之於戶限下無何章妻縊死章亦時時引帶語人曰我宜於何處縊歟家人患之有善相宅者周觀其室曰戶限下必有異相之得油麩捐而棄之乃已

營建室宇尤重上梁溫子昇闔闔門上梁文曰良辰是
簡穆卜無違是古人亦甚重乎此矣咸甯劉氏新成一
屋居之者輒患蝮血之疾有相宅者曰梁上得無有異
乎梯而視之則有一赤蟲蠕蠕動長可數寸而細僅如
髮黏著於木竟不可去乃易其梁而蝮血者皆愈後知
木工於上梁之日偶傷其手血濡縷入木中遂成此異
初非有意爲厭術也

徽人程姓者以貲雄其鄉累世矣生一子少而癡顙及
長混混無所知其家以二僕守之饑飽寒煖悉二僕爲
之節度或不受教則痛笞之乃帖然服其術若馭牛馬

然遠近皆知之無與論昏者程氏故有質劑之肆在無
錫有汪氏者世爲之主會計汪有女與程子年相若也
汪叟乃慨然曰吾家自祖父以來皆主程氏今程翁有
子無女之者吾何惜一弱女子不以酬其數世之恩誼
乎使人達其意於程程初辭焉汪固以請程重違其意
乃聘爲子婦及成婚纁雁之儀牢羞之費頗極暉備青
廬旣啓將行交拜之禮而程氏子蹙躡躑躅竟不成拜
已而入室顧視室中羅屏繡幕非平昔所寢處則大驚
叫囂東西墮突南北無能近之者不得已仍命二僕推
輓以去女自此獨處終身矣舅姑語之曰吾子非人類

也苦我新婦幸善自愛次日卽割家貲巨萬與之逾年以兄弟之子一人爲之嗣而女甚賢達上事舅姑下撫嗣子旁遇娣姒皆無閒言舅姑益善之因爲子納貲得官女遂受四品之服與夫異室而處者三十年雖爲命婦仍處子也程氏子先卒女又十數年乃卒晚歲年齒旣高行輩又長家中事悉稟命焉女善料事並能知人事無巨細經女處分悉中窾卻程氏子雖迷惘終身然儀狀端整肥白如瓠中年以後須髯甚美望之若叢祠中所塑神像者然且自程氏子之生也其家日益饒衍候時轉物無不得利程氏子死稍稍衰矣然則此夫此

婦其亦有自來與余少時館於休甯汪氏汪與程有連故得聞其詳余詩集中有女蘿行一篇爲汪女賦也蕭山沈茂材祖煒言其友李某館於高氏主人高叟博覽士也一日有鄰人於山上掘得一物似鴨而無毛通體純黑兩目皆閉以示李李不識高曰此蛟也幸兩目未開故不爲患烹而食之亦一異味然其身上不可著一滴水得水卽能變化平地生波廬舍爲墟矣乃攜至爨室燒釜使紅投此物於中而蓋之釜中鬻然黑水溢出可四五石水盡啓蓋則已熟矣色白如凝脂取出薄切之湛諸美酒調以醯醢與李共食味甚鮮腴食品之

美殆未有過之者余按蛟鮪龍醢自古有之則蛟固可
食者然郭璞注山海經云蛟似蛇四足王逸注楚辭云
龍無角曰蛟北夢瑣言說蛟之形狀云如蛇又云如水
蛭皆與鴨不類此物似鴨殆非蛟也
蕭山縣有地名臨浦其山多毒蛇或言江西真人府法
官能捕之乃共醵錢請一法官至適蕭山令黃君以事
至其地見之因與偕往觀焉法官周行山岡拔劍向空
中指畫口誦咒語又以楊枝湛水徧灑之乃至山下平
地以劍畫地爲三大圈其圈皆徑三四丈自仗劍立第
三圈後使黃立已後戒之曰有所見勿畏也頃之衆小

蛇蜿蜒而至甫至第一圈卽斃其後蛇來益多亦益以
大或入圈未半而斃或入圈而斃或出第一圈及第二
圈而斃旋又有三蛇大如屋柱入第二圈亦斃俄狂風
大作山上大樹皆拔有一蛇長十餘丈粗若五斗米囊
遍體金鱗口噴青煙連度二圈不少趨趨昂頭直犯第
三圈黃大怖遽跳去法官不爲動蛇入圈者半忽蹣跚
不行則已死矣法官顧黃笑曰固戒君勿畏何怯也此
事亦沈生祖煒說余按夷堅甲志載方城民王三捕毒
蟒畫地爲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蛇越一溝卽死極不過
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爲所噬矣旣而蛇徑前無所畏

言一四
欲就王王亟脫袴中裂之蛇分爲兩死事與此相類然則蛇或竟逾第三圈法官亦必有法以制之也
沈生祖煒又言有人曾見一蛇其形正方修廣各七八寸如薄版一片詢之土人云此名花版蛇蛇中罕見者其毒尤烈余按錢唐趙恕軒學敏著本草綱目拾遺言杭郡山中有蛇名方勝版以其徧體花紋如錦中方勝而形匾如版故名豈卽此物與沈又言有人於海濱捕得一物形如鼈而無裙其大如席背上有甲背下無甲在水中力甚大登陸則不能動眾莫之識或云此是瑋瑋然考桂海虞衡志言瑋瑋形似龜鼈背甲十三片黑

白斑文相錯其邊裙闕闕齧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以四鬣掉水而行此物無裙且不知有足與否又不言其背有斑文未必其爲瑋瑋也

河南府多叢祠主之者皆婦女也呼曰師婆然率爲訛謾之言以欺罔婦豎耳獨一師婆所奉之神頗著靈異有求者踵於門輒如其所禱以牲醴來祭者無虛日師婆大獲利益余大兒婦樊在其父河南太守署日聞婢媪輩言其事不可勝紀偶有一宦家婦以子病禱於神子病果瘳將親往謝焉師婆固辭曰神所居隘狹不足辱夫人玉趾請命臧獲執其禮婦不可盛服而往甫一

展拜有鼃蹠跚從案下出自此靈響寂然余二兒婦姚
曰此婦必正人故邪神畏之余曰是也
大兒婦又言河南府有一處出大蛺蝶其大如槃嘗有
人以二蝶饋百里外一親故其家受而畜之園圃中一
蝶旋斃一蝶逸出飛翔郊野有師婆捕以歸詭言得神
蝶大著靈異香火日盛如是月餘畜蝶者之家有一小
兒偶過而見之喑曰吾家所失蝶乃在此邪自後祈禱
不復有驗此則鮑君石賢士之故事自昔有之矣
惲次山中丞爲常德守時有記室之友郭君湘潭諸生
也頗有詞藻人亦長厚賓主極相得居數月忽語中丞

之族子曰吾將去矣太守失禮於我我亦失禮於太守
豈可久居此哉族子力白其不然且曰君固長者勿爲
浮言所惑翌日又謂族子曰今真不可留矣太守治我
獄不少寬我行將斫我頭奈何族子駭其語聞於中丞
疑其有心疾使醫治之醫曰六脈皆亂是不可爲丞送
之反中丞乃親往視疾先窺於牖則見其人在室中若
與人搏擊又若與人揖讓狀甚愴囊乃入而問曰先生
之疾有閒乎曰無恙也聞有歸志信乎曰否否其應對
猶不失常度中丞惘然不能測姑爲具舟有周君者中
丞所聘爲其子師者也與郭所居相近中夜郭忽突入

周室跪其牀下周驚起問故郭則泣曰已矣太守執法必斫我頭此前生事死固非枉然我有老母在君居賓師之位能爲我言於太守求一綫生路乎周力挽不起乃給之曰質明必言於太守君且去推之出闔其戶郭竟跪于戶外達旦及明日舟已具而雨甚不能成行郭危坐枕上不動人往視之曰我今日死矣食之不食強之食乃盡飯二大盃夕食亦然食已復坐枕上問何故坐此曰待死耳是夜中丞使健僕四人守之四人者皆坐旁室中丙夜忽聞郭室扃闔有聲走視則失郭所在矣其庭中故有門出門卽一大園圃花木陰森山石蒼

突且有大池二衆人人圍見有入隱約在前僉曰是矣尾之則入於廁疑其奏廁也入廁無所見始悟所見爲鬼乃大索園中杳無蹤跡有行夜者曰園東北隅有一土垣垣下有一井其地人所罕至無乃在此乎如言求之果得其二履於井邊又一袴在井榦之上使人鉤撈井中而得其屍徧體青紫有若足躡者有若手掐者厥狀甚慘檢視其几席間則前日醫所處方猶在方中有女貞子郭書其旁曰女本貞也而使之不貞其罪可勝誅乎其所親某君見之歎曰此其前生之孽也因言郭於二十歲前得病且死病中自述之語甚怪且有一詩

彼時不死者殆郭氏祖父尚有餘澤故稽緩數年待其
有子也郭之子尚在孩提未能成立且學使者賞其文
藝將以充咸豐辛酉拔貢生而究業牽纏竟死非命亦
可傷矣觀其書藥方數語知其前生必於溫柔鄉中失
足者也

沈仲復廉訪言其贈公宦游七閩時繼母馬太夫人歿
時其所寓屋甚隘狹纔三間耳東爲臥房房中安紗窗
六扇分前後爲二卽於其前爲馬太夫人位西嚮以布
幕蔽之贈公手書一聯懸幕上每啓幕則聯軸觸窗櫺
榔砢有聲又地苦卑溼藉之以席履其上蘇蘇然南牖

有几有橙

廣韵四十八橙有橙字都
鄧切几橙卽今俗書凳字

橙以藤爲之坐起

輶輒作響乃其常也仲復時方十一二與贈公同榻而
臥卽在其後聞太夫人撫仲復愛逾所生故仲復思慕
綦切一夕睡至夜半聞聯軸觸櫺如啓幕然又聞行席
上聲坐橙上聲仲復泣曰豈母之靈乎何不一撫視我
語未已聞橙上又有聲如人坐而起者俄而窗啓俄而
帳啓則眞見太夫人立於牀前語仲復曰汝思我我豈
不念汝但大命有限不可奈何汝好讀書他日必成名
鼎甲可望官位亦不小勉之勉之仲復哭失聲則一無
所見矣贈公驚而寤問得其故贈公素不信鬼神事曰

汝思慕之忱結成此象非真爾母之靈也後仲復於咸豐丙辰應官殿試讀卷大臣先進前十本以仲復所對策每事皆引命官上諭爲證嘉其留心時事初擬第二又擬第三後爲吾師黃縣相國改第七遂爲二甲四名所謂鼎甲可望者不虛矣旋以翰林起家官四川臬司引疾家居官位未可量太夫人所言皆驗不一而足仲復廉訪有弟名燾字叔和官順義縣令霸州牧丁所生母憂去官服闋以候缺久居京師喜爲詩又善飲酒酒朋詩友坐上恆滿臨終前數日猶與客飲酒賦詩甚樂也次日忽語客曰行與諸君永別矣客驚問故曰吾

昨夢順義縣城隍之神言將受代之者卽君也我意不欲神曰君久當爲神徒以有老母故稍緩之耳老母終豈得不赴吾曰我尙無子神曰有子無子細事耳何足論其言如是故知不免也客以妖夢解之然自此日以委頓至卒之日沐浴鬚髮易衣而臥問曰已齊集未俄又曰旣齊集矣我卽去言已遂瞑目而逝後數年直隸大無朝廷發金振之順天府所屬一縣令乾沒入己事發畏罪仰藥死時有某君亦縣令之候缺者也以生人爲冥官至是語人曰昨日會諸神鞠某縣令順天府所屬六州二十一縣城隍咸在我識其一人順義縣

城隍沈叔和也某君素不知沈君臨終之語而其言乃與之符是可異矣
同治四年貴州石阡府有邪教倡亂闖入府城知府嚴君巷戰死之嚴君名謹浙江桐鄉人其死難之前每夜入內家人輒見其頂上有圓光焱焱如火大可徑尺如是者三日而及於難嚴君既死賊入公廨嚴君有妹年二十餘謂其母曰賊至必爲所辱署後土牆外有大池我請從母投池中死母許之遂與俱往諸婦女皆從之而土牆故無門欲排牆出又力不勝乃解帶襁負其母奮身一躍竟踰牆而出又投帶牆內使諸婦女縋以登

一一引之出於是褰裳入池池水甚淺跣跣至水中央猶未能滅頂正苦不得死而賊大至遙謂曰爾等皆嚴太守媿屬邪太守好官且我等亦非有意殺太守太守既不幸而死爾等幸無死盍從我出其妹自水中大罵之賊始怒搯以戈不中以相距遠無如何自引去賊志在搜刮金帛既飽所欲散歸巢窟遺黎畢集拯之出水且護之出城遂免於難其妹後歸沈仲復廉訪爲繼室能詩且工書仲復問爾以弱女子負母踰牆且引諸婦女縋牆而出是何神勇乃爾竟不能自言其故矣其有神助與抑或嚴君之靈陰相之與

河南洛陽縣民某甲有一妾故尼也既歸甲不習井臼之事鮮衣甘食終日嬉遊其嫡弗善也時時責讓之遂不相能詬誶之聲日聞於外同處一室若寇讐矣咸豐初粵賊犯河南府攻之不克大掠於鄉甲倉皇走出不能顧其家其家人猶能強步賊且至皆避去獨嫡以纖趾不能行自分必死賊刃矣妾奮然曰吾負爾去遂負之行三日三夜蹠穿膝暴屢仆屢起而不釋於肩嫡撫之泣曰吾不知妹之愛我一至於此賊退俱返遂相親愛若姊妹焉有鄰媪問妾曰爾與嫡不相能何出死力相救若此妾曰平日彼此凌誶私忿耳患難之中死生

所繫安有爲人之妾坐視其嫡之死而不救者乎聞者益賢之

安徽懷甯縣李某居京師充供事貧甚久之始選授甘肅一巡檢司子身之官數年之後頗有所蓄其地有一馮僧以販鬻馬羸爲業與李相善問李何久獨居告以未娶乃以女女之既成昏婦問李君家尙有何人李曰無有然李實有母有妻自入京師十餘年不通音耗矣至是而家書至李適他出婦發而讀之李歸婦出書示李且責之曰君有妻而娶我無害也有母有妻棄之不顧尙得爲人乎亟爲家書悉橐中所有吾爲若齋去李

允豫婦促之乃爲書并以滕囊盛白金二千兩婦負金
騎馬徑至懷甯訪其家得之遂入拜李母及其妻致書
與金居數日李妻與語小有齟齬婦辭母欲去母苦留
之時婦已有身且及月辰矣乃爲少留俄生一男三日
後仍騎馬而回此女賢達且來去飄忽如神龍洵奇女
子哉其事在光緒初童米生爲余說如此且云李某至
今尙官巡檢婦亦猶在然余按都下所刊爵秩全函甘
肅肅州嘉裕關巡檢王文琳安徽懷甯人非姓李者豈
傳聞有異乎

湖州歸安鄉間有郁茂才運申者於同治壬申年至郡

城應科考寓甘棠橋關帝廟中大殿之後有屋三間屋
宇深邃雖晝如夜郁於此衽席焉及夕就枕曠莽中忽
見一老者一少者皆手奉槃自承其頸下血顧郁曰君
視我苦否至今血出未盡郁明日以語人人曰此必亂
離時兵死之鬼也勸郁避之郁乃遷去

青浦陸蘭槎茂才有心疾一日自市中歸忽有鬼附之
而言曰我在京師爲汝父所害今當以爾命償我我遠
來飢矣速具食且多焚陰錢蘭槎之兄清士孝廉怒曰
吾父安有此事批其弟頰者三鬼曰汝恃舉人打我邪
嗚嗚而哭知其畏之也叱曰是何野鬼來此楛亂乃自

言昔在京師備於人為奴曾見陸父故警言以求食耳

又批頰三則不復有言矣蘭槎病亦旋愈

吾邑新市鎮有陳姓者啓肆鬻繒帛名曰源泰一歲譌

火大作譌火見山海經西山經謂妖火也此熄而彼煽毀物無算晝夜

守護火猶未已俄有物附其婢妾而言謂屋西有隙地

可為築樓三楹陳畏其擾即鳩工為築樓樓成謹祀之

火乃止然自此買債俱失利竟閉其肆家人亦死亡相

繼鬻其屋於他姓

余門下士童米生明經云其友陳少舫在湖州東嶽廟

觀優見一婦人生鬚數莖又海門同知屠晉卿曾聽男

女陰訟其女有鬚余謂李光弼母有鬚新舊唐書皆載

之明人徐應秋玉芝堂談薈載宋宣和時朱節妻及酒

保妻朱氏元順帝時汴梁丐婦明宏治時應州女子鄭

陽婦人皆以婦女而生鬚鬚古固有之不足為異也

米生又言徐莊愍公之弟莊愍弟虛舟大令余曾見之於京師未知即此君否也

曾夢至一山上山有僧舍入之見中坐者為姚鏡堂先

生左即莊愍右一坐尚虛莊愍謂其弟汝下山去吾畱

此矣未幾莊愍以江蘇巡撫死粵賊之難鏡堂先生名

學煥歸安雙林鎮人官兵部數十年獨居京師不挈眷

屬文章淹雅志行高潔鄉人皆言其前生為紫臯和尚

莊愍與之並坐殆與有香火因緣歟
何子貞前輩紹基少年時夢至一處見案上以盤盂盛
饅頭甚多卽取一食之又取其一忽有人攘臂奪去遂
不得食視其人不識也及嘉慶庚辰歲桂林陳蓮史先
生以己卯解元中式第一名貢士遂魁天下子貞見之
則卽夢中所見也悵然曰吾其不能與此人爭乎至道
光乙未歲子貞以第一人領解而次年成進士則會狀
皆非元也夢兆洵不虛矣
子貞前輩於道光己亥歲典七閩試歸途於行館中夢
其仲弟子毅來言別畱之不可視其服則己僧服矣覺

而泣曰吾弟其不幸乎於是朝暮哭及入都旣復命
馳詣其父文安公私第時子毅果已前卒家人以其遠
歸不卽告而子貞已哭失聲遂不能秘問何以知之乃
言所夢云
海甯硤石鎮徐翁以賈起家善候時轉物錙銖必較雖
親戚弗顧也生一子喜博私取父錢以償博進日必數
萬徐患之不能禁其地故有廣善堂歲十一月則舉野
外無主之棺及雖有主而其子若孫貧不能葬者爲之
反藁埋焉然資用不充不能周徧徐過之忽心動亟以
所置良田三百畝輸助義舉或問其故曰吾子不肖不

數年吾田盡矣與其供不肖子金盤一擲何如爲掩骼埋醜之用乎已而其子博益豪徐乃儲錢數十萬於一室中謂其子曰博而負固宜償吾室中錢任若取之然博徒安可使入吾門令其止門外若自取錢與客可也於是博徒日集於門其子以緡貫錢負之由堂塗出日數十次億甚且視室中錢始則充牣繼且垂盡不能無顧惜歎曰出之不易入之不更難乎乃對其父流涕矢不復博終身勤儉過於其父家乃益饒人皆謂徐翁善化其子余則謂皆天也有錙銖必較之父必有一擲百萬之子非其父之不善教子亦非其子之不克承教也

有好行其德之父必有勤儉成家之子非其父之善化其子亦非其子之善體其父也觀於徐翁父子而人家之所以廢興者不外乎此矣

戴蓮谿前輩鸞翔之長子爲廣東縣令未久卽卒其妻方孕而宦橐蕭然不能久居時蓮谿前輩猶官中州乃扶柩北歸將依其君舅行至湖南休於逆旅而其妻產一男以本無子得之甚喜然苦無乳兒日夜啼妻亦抱兒而哭逆旅之鄰舍有婦人來視之曰患無乳邪何不雇一孀婆妻曰異鄉棲泊何從雇募且資糧匱乏尙懼不足以達所屆能議及此邪又泣曰未亡人止此一塊

肉兒死我亦死矣婦聞之大不忍久乃言曰吾家幸溫飽固非爲人作孀婆者然聞若言吾心怒然吾生一子甫數月耳願以吾湏食若子雖然必歸而告於夫言已遽歸以語其夫其夫怒曰吾家幸溫飽豈爲人作孀婆哉婦曰固也然此兒死其母亦必死母子二命所關豈容坐視我則旣言矣君無阻我乃屬其子於他人使乳之而自從戴妻以行戴妻問月需錢如干至中州當言於大人必如約婦怒曰吾豈爲人作孀婆哉哀汝耳雖自汴還楚舟車之費吾亦自具不需汝錢也行矣無多言遂發湖南道湖北而至於汴蓮谿夫婦皆感泣曰微

此婦吾得有此孫邪厚酬之竟不受蓮谿乃使其妻盛服拜謝之又具盛饌與之讌飲數日臨行語之曰歸楚之費知己備具夫人高潔超邁尋常然太不爲吾夫婦地矣薄具車徒幸勿卻焉乃資送之以歸余謂此婦所爲類古游俠之士趨人之急甚己之私可謂奇女子矣余大兒婦在河南時聞之戴氏之人其事蓋不虛惜不能記其姓氏及其鄉里耳

雲南大理府城南十里有觀音閣屹立巨石之端石下鐫老婦作負石狀卽大理府志所載婦負石也相傳昔有敵兵襲大理將入境見一老婦負此石而行敵兵驚

愕婦曰此地之人多有膂力我婦人又老且病力弱不能負重勿笑也敵不敢前進遂遁去婦卽置石於地不知所往後人知是觀世音化身因就石建閣焉其事不知在何代蓋荒誕不足據然閣中所奉觀世音則頗著靈異咸豐丙辰歲賊杜文秀踞大理十有餘年僧廬道觀悉被焚毀而此閣獨存同治壬申冬滇撫岑公督大軍環攻之馬星五觀察駟良與焉克城前十日見城中

有旋風搏扶搖而上塵壒墮然從之若雲霧然直至半空又從空而下分爲二由東西城繞城南行復合爲一至觀音閣乃散衆皆異之岑公大營卽在閣前時賊窮

蹙謀僞乞降伺閒亡去岑公夢見童子授以一冊云奉大士命齋此授公啓視得二十八策每策畫一人形像怪異驚而覺次日賊詣大營歸命問其數二十八人也公悟召入伏甲士帳下斬之大理以平公出貲修葺觀音閣紀其事於石余聞之馬觀察云

雲南姚州龍華山有活佛寺創自唐初寺僧常數百人忽有一行腳僧自大理府鷄足山來衣敝履穿面目奸黠言語不倫若有狂易之疾主僧姑畱以執爨居數歲忽於歲除之夕向主僧求歸且乞一力擔荷衣裝主僧曰人方度歲孰肯從行雞足去此且數百里亦非一夕

能達姑俟明日而此僧苦請不已主僧戲指彌勒殿所
塑天王像曰四天王皆閒坐無事令從汝去何如僧曰
唯唯及元旦晨起則四天王像竟失其一此僧亦不知
所往咸共驚怪翌日聞人傳說距寺十里外普關山上
有一天王像走視之果所失也乃就地立廟至今存焉
此亦馬星五觀察所說觀察卽雲南人所說當不妄然
余按夷堅志載饒州妙果寺有風和尚一日向長老覓
擔夫去雲遊長老曰門前有二金剛汝持一箇去僧諾
之以擔挂金剛肩金剛卽隨僧走寺僧呼噪追之風僧
取擔自負乘雲去金剛僵立田野中人起殿蓋之名金

剛寺與此事絕類豈古今事果有相同者乎抑緇流附
會古事以自神其蹟也

